

五月號

第七卷第五期

號一十四第字總

文壇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廣東分會出版

文壇月刊 第七卷 第五期 目錄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小說

長風雨中的幽蘭(中篇).....

敘舊.....

凌辱.....

慶週年.....

父親的.....

軍和民.....

南門.....

張股員.....

論著

認識「人」與「人的文學」.....

詩選

中國，饑餓！(長詩).....

愛情詩十五首.....

約翰慕爾爵士的葬儀.....

散文

鐘聲.....

藍天及其他.....

迎春之賦(外一首).....

編者誌

文壇月刊 第七卷第五期 總第四十一號

主編人：盧森

編輯委員：李若川 陳子股 繆沙鷗
張希哲 李勵文 朱澎
陳容子 劉偉森 仇家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惠愛東路六十八號

總經售：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 海外書店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壹拾貳萬元
敬致酬金：文每千字肆萬至拾萬元，詩每行壹千元至伍千元。

位	價目		每英
	面	估	
封底	二百萬元	一百萬元	每英
封面	四百萬元	二百萬元	每英
封底裡	二百四十萬元	一百二十萬元	每英
封面裡	三百萬元	一百五十萬元	每英
正文	二百萬元	一百萬元	每英
後文	二百萬元	一百萬元	每英

暴風雨中的幽蘭

(中篇創作)

陳杏如

一

瑩芬今天起的特別早，一團的高興在她的蛋臉上出現，尤其是那對水葡萄似的眼睛，發射出喜悅的光芒，近日被愁容緊壓的雙眉，也現得開朗而舒爽了。

馮嫂給她打洗臉水時，很奇怪的對她瞪了一眼，而她什麼也不覺得，口中哼着歌，在面上無時不現微笑，閃電式的梳洗和收拾着，當馮嫂再度來時，她已穿好了淡藍色的旗袍，淡藍色的套裙，臉上稍施脂粉，雅裝淡抹，正像未經開鑿的琦璞，天真而嫺淑的舉止，更表現出內心的愉快！

「小姐！幹嗎今天起得這樣早？又打扮得整齊齊的，有什麼喜事嗎？」馮嫂站在旁邊，再也忍不住的問了。

「是的！馮嫂！等會太太起來，你告訴她，說我今天有一個同學結婚，要我去幫忙，什麼時候回來，可說一定。」她一邊換上那對半高跟的黃皮鞋，以愉快的聲調對馮嫂撒下這麼一個大謊。這無知的馮嫂，還是不放鬆地緊問：「是那一位？林小姐嗎？抑張小姐？」

她有點生氣了，憎怪着馮嫂為何要這麼多事，冷冷地說：「是你不認得的，她才從省裏回來！」馮嫂這才放心似的，叫了聲出去了。

瑩芬輕腳輕手地，將大門開了又關上，揩了揩面上的汗珠，跨着輕盈的腳步，愉快的心情，直向火車站的路上走去。

月台上冷寂寂的，只有寥寥的數個旅客及那個打紅綠旗的站上職員，瑩芬擇了一張椅子坐下，不時地看看手錶，又看看站上的大鬧鐘。

太陽已漸漸的從地平線爬了出來，賣菜的小販趕市的農人，來車站的旅客，也漸漸多了起來，瑩芬焦急地在等待着，時坐時行，神色似乎很不耐煩似的。

嗚！嗚！站上的人均騷動起來了，拍拍的聲音也越來越近，長蛇形

的火車慢慢的爬到站來了，停下了。

瑩芬烏黑的眸子，向着每一個下車的人瞟着，喜悅的情緒使她內心忐忑地作跳，這時在頭等的車廂裏下來一個西裝少年，清秀的面孔帶着憂慮的表情，左手提着皮包，右手拿着禮帽，一面用眼光向人群中找尋什麼似的，忽然發現了目標「瑩！」他大喊了一聲，於是瑩就從人羣中擠了過來緊握着他底手，四隻眼光互相射着，二人均說不出一句話來。瑩接過了禮帽，並肩的步出了車站。

「幾點鐘火車，你可告訴過家裡人嗎？」瑩先開口了，滿面現出高興的情緒，無時的向他面上注視，可是；在他面上所見到的，只是悽喪與萎靡，瑩有點莫明其妙。「沒有」他無精打彩的 answering，內心像有說不出的苦痛。於是二人又沉默的走着，奇怪的是不約而同的步向野外！

「景春！」瑩感到無限的悵惘，剛才的興奮，已給一掃而空，似乎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一般，含在眼眶的淚珠，將要吊下來了。她意識到將有一樁不幸的事來臨，可是她摸不到頭緒，內心不斷的劇跳着。兩眼死瞪着景春。

景春聽了這一句近似慘叫的聲調，就將眼光從遠處移到瑩的面上，見到她面孔的表情，景春真不知所措了，內心的疼痛，在嗚咽着徹底心靈，站住了腳，緊握着瑩底手，四隻悲哀的眼睛，發出淚珠的閃光！似乎傾訴着無底的哀痛。

「瑩！……我……」他拼出二個字，喉嚨已哽咽了，掉過了頭，俯視着路旁的野草。

急性的瑩，真有點耐不住了，「你說呀！什麼事！你說，這多使我難過！」說着兩手扶着他的身子，不斷的搖着，而將要哭出來了。

就這樣又沉默了半刻鐘，瑩拉了他再前走數十步，二人坐在陽光里的一棵大樹底下。

經過一度的沉思，景春可不再發呆了，從口袋中抽出父親的來信，

塞到瑩的手中，兩眼視着正在游泳的一對鴨子。

瑩接着，兩手抖擻地展開了信。

「——你不能違抗我的命令，我現在等你的放假返里後再決定，否則……」瑩不能再看下去了，紙上的字越變越模糊，字體彷彿漸漸生出許多荆棘，刺傷了她底眼珠，淚水將信紙打濕了。這時她底腦海膨脹，頭暈眼花，抑不住的悲痛情緒，直衝腦際，美麗的夢境，將給這無情的魔箭刺破！

藍空中的浮雲，一朵朵的繡集，太陽已避進雲姑的彩裳裏，小村莊的茅屋，也昇起炊烟，週圍已佈滿着涼的氣息，野花的芬芳，綠荷的雅靜，對青年們是無限的引誘。

景春沒有堅決的主張。心情正像鴨子遊過後水面上的波紋，在蕩漾，而自咒着究竟該怎麼辦！

悲痛更使瑩堅強，她覺得痛哭流淚，是沒有用的，情緒已稍有了轉變，雖然愁雲還在蓋着她。

「景春！你準備怎麼樣？」瑩的緊張已和緩下來，向景春問着。

「我想不出辦法來！我既不愿使風燭殘年的老父受刺激，我也不愿我倆以後成爲路人。」景春矛盾的答着。

「你不能這樣說，要在這二者之間擇一才行。」

「那麼你代我想！」

「這是你的事情。」

「難道與你無關？」

「也可以這樣說！」

「瑩！唉！我真不懂，你還是那麼個老脾氣，就不替我想一想？假如，是你處在這種環境呢？」

瑩是最容易做感情的俘虜的，只需景春一個長嘆。她已無限地感戴了。「那麼你不要違背父親好了！」她半試探半諷刺的說。

「你還與我開玩笑，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瑩！我們從小學到中學，一切的一切雙方萬分的瞭解，六七年的相處，二人很能夠互諒，眼前的環境，我真是無法處置，你說的可是真心話？」他說到這裡頓一頓，瑩點點頭，毫無表示。

「瑩！我不能同一個不認識的女子同居！」

「那麼你要怎麼樣？」

「我們走！」

「到那裡？」

「天涯海角，何處不可以站腳！」

「不過，這可不是使老父受刺激？」

「那可怎麼辦？」景春這才着急了，拉着瑩的手不放，現出萬分的萎靡。

萎靡。

「我們的事，你可曾對父親說過？」

「我寫多少信對他解釋。他不但聽，反而罵我什麼自由戀愛，那些都是下流的，好人家的兒女決不會這樣幹，要是他自己的女兒，決將他處死，至給人家取笑。」

瑩在沉默地揉弄着手巾，沒有說什麼，但，面上是十分地煩悶的。

「你說；我有什麼辦法？」景春催問着。

「我真不知應該怎樣說，你不願意違抗父親，也不願我們就此分離，可是相對的，決不能二求其好，何況他老人家又是那麼固執。不過；往後的日子，是我們過的，父親最多再活十年八年，只要你堅持着不結婚，同時；大學尚差二年才畢業，你可以畢業爲前題來推託，保不住三五年以後他還能活着，而且我們年紀都還輕，我會等待着你的，我決不辜負你！」瑩面對着景春，以親暱的口吻說着，二顆幼小的心靈，又已轉向善美了。

景春似乎從瑩處得到了解決一般，他沒有想到他將投入另一個環境。

瑩芬雖是一個聰慧的姑娘，但她的思想單純，靈魂純潔，而且有些感情用事，她沒有想到景春薄弱的意志，抵不住他家庭的封建，那一段抽象的思想，幼稚的果決，就是他悲劇的開始。

二人不再想索的訣別了。

二

景春住在家中，三天已安靜的過去，他以為父親已將這事忘懷。

第四天的清晨，家裡來了許多客人，父親及繼母已在忙着應付，可是景春還在夢中。

秋兒這丫頭是怪活潑而天真的，她常對少爺十分地關懷，今天是少爺的喜事，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門口跳來跳去，似乎無限的納悶。

呀的一聲，房門開了，景春揉着眼睛在叫「秋兒！秋兒！」「呵！少爺！」秋兒面紅了，有點羞答答的。

「他們前頭幹嗎這樣嘈，害得我不得好睡？唉！你怎麼今天這樣漂亮呀？」

「恭喜你，少爺，今天是你的喜事，人家為你賀喜來的，剛才太太要我來叫醒你，但我怕驚擾你的睡眠，正在猶豫着呢！」

「啊！這是真的嗎？——怎麼沒有聽到老爺說起？」景春，彷彿還在懷疑的問。

「老爺和太太，在你沒有回來以前，已經決定了的，同時，他們知道你反對這婚事，悄悄的在外面辦，且也關照我們不准給你洩漏！」

景春聽了，內心無限的憤怒，他沒有想到父親竟會這樣迅雷不及掩耳的決定下來。「你快去打盆水來，」粗聲粗氣的，像在移怒於秋兒似的。

景春腦中昏沉沉，胡亂地洗面漱口穿衣服，秋兒在旁收拾着。

「少爺！你今天無論如何不能走！」秋兒忽然把身子一閃，將房門攔住，淚水幾乎要落下來。

景春將手巾的東西，往床上一扔，怒目而惡意的瞪着秋兒，面上怪可怕的，像一頭野獸似的，睜着佈滿紅絲的眼睛。

陽光從窗戶內射了進來，照在秋兒的淚眼上，發出輝煌的映光，她用手巾揩了揩，以柔和的目光看着景春。

景春低下頭，沉思了片刻，重新拿起棄在床上的東西，一手將秋兒推開房門而出。

秋兒追了上去，一把拉住他不放，聲淚俱下地說：「少爺！你不能這樣，老爺只有你一個兒子，而且從小溺愛，如果你離開了他，幾十歲的人，在世上，這事不該是誰担？少爺！你該替他老人家想想！」

景春的眼淚也在眼眶中浮湧，父親對他的慈愛、關心、教養、培植，使他沒有感到失掉母愛的溫柔，已往父子的相依，一一在他眼前出現，近年來，因上學而怕父親寂寞，所以勸他娶了繼母，可是對自己的愛心，實不下於從前！

想到這裡，他軟化了，懊喪的跨進了房中。

秋兒也跟着進去，面上露出得意的高興。

「少爺！聽說這位少奶奶很賢慧，她雖然沒有進過學校，但認得許多字，人長的也不錯，為什麼你不滿意？」稚氣的秋兒，她怎懂得那許多，更不懂得她少爺的心情，少女的真摯慈愛就這樣感動了景春。

景春對於秋兒的一番話，彷彿沒有聽到的，在腦子中瑩芬的意見與慈父的主張交戰着，他一動也不動的凝視着意外的景物出神，滿頭的汗流也不覺得！

鑼聲越來越近，似乎告訴他們，新娘子將到家了。

「秋兒！怎麼不叫少爺出來？」是太太的調音在叫了，秋兒對鏡子照了照，「少爺我先走，你就來」。說了不等景春的回答就走了。

腳步聲成群的漸近，許多的聲音在喊着：景春！景春！新郎！新郎！一些縣立中學的男女同學，先後已來了不少，可就沒有瑩芬。

這時，秋兒拿了衣服進來，開始他不肯穿，後來同學們七手八腳的給他換上，屋裏亂成一團，景春似傀儡般的受着擺佈，面孔板着怒意，知道他的同學們，有些對他表同情，有些則無限地諷刺，景春這時的心情，說不出的煩惱雜亂！

前頭的雜鬧聲越來越響，簡直鬧得景春眼花腦暈，而同學們又在與他胡纏，一巢蜂似的把他擁出來了。

三

瑩芬在家裡，因想景春決不會辜負她的，所以幾天來，內心倒很平靜地過下去。

這天天氣很好，雖太陽還很兇，但風力也很強。瑩芬拿着本「讀」，坐在客廳裡的沙發上，斜着身子，全神浸醉在白瑞德的聰穎與却思嘉的剛強中。

姨母也出去應酬了，周圍靜悄悄的，只有掛在壁上的鬧鐘，滴得滴得地響着。

大門在咚咚地響，正在洗衣的馮嫂，以圍裙揩了揩手，就跑去將門開了，進來的是琴琴的同學張琴琴。

「張小姐！你好！」因為來慣了，馮嫂是很熱的。

琴琴說了一聲好，沒有多理會馮嫂，獨自向客廳中走去。

「你沒有出去嗎？」說着已到琴琴的面前，琴琴見了進來的是琴琴也就迎了上去。

「沒有，拉着她的手，對她微笑着答，就又繼續說：『你怎麼這樣漂亮呀！』」

琴琴此時的心，像飛開鐘一樣，忐忑的在跳，似心事很重的，面上也蓋着一層愁雲。

琴放下書本，就拉着琴在沙發上坐下，已看見他面上的不快，但不知是什麼事情。

「啊！琴姐！你——」她看着琴，內心更覺難過，以頭靠在琴的肩膀上。

「什麼事！看你！快說呀！」琴以手將她推開，面對着面，四隻眼睛在對着看。

「我問你，男女之間的事情，你覺得怎麼樣？」琴睜大眼睛，在等待着琴的答。

「小鬼！你還要談戀愛嗎？」琴還開玩笑的說。

「不！你說呀！」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覺得感情是可貴的，」琴正經的說着。

「不！我問你，要將它看得平淡點，抑或……」琴沒有說完即給馮嫂的進來打斷了。

「小姐！這是昨天晚上送來的，帶在口袋裡，差點兒忘記了。」說着，將一紅信封交給琴就逕自走了。

琴將手一搶，可是這時琴琴已看到了，將頭靠在沙發上心在跳動，臉孔發燒，耳朵發紅，內心似在暴烈。

琴看了看請帖，呢喃的說：「這完全是我們校長代發的。」轉眼看

文壇

看琴，只見她眼視着天花板便說：「不要難過吧！愛情不過是理想的名詞，我們的社會；我們的處境；我們所憧憬的一切，那完全是夢！我們終日只有在實生活中打滾，尤其是我們女孩子，事業前途，更是渺茫，在這個小市鎮上，愛情的結合，真是鳳毛麟角，我們生長在這半中不西、半新不舊的時期，書本上的智識，與家庭中的教訓，正走着二個極端，我們從團體生活中，接觸過許多異性，許多我們所敬愛的人物，可是我們只能望梅止渴，控制着將發的感情，琴姐！我敬佩你的勇敢，除了你以外，並沒有過第二個人，可是現在事已到頭，還有什麼挽回的辦法呢？」

琴一口氣的將她內心的牢騷噴發，由這一段話中，可知道她也是一個富於熱情的少女，不過她不能掙脫舊禮教中的約束。

琴這時似乎有所覺悟似的，將琴的手握住緊緊的不放，說：「琴！不！我不難過！這些封建的枷鎖，這些殺人的禮教，它埋沒了多少青年的熱情，它將多少青年青春，斷送到那無底的深淵，難道就非這樣不可嗎？」

「可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琴姐！我還羨慕你的幸福呢！因為你還有那麼一個頭腦清新的姨母！」琴想除消琴的憤怒，所以說出這些話，而且也是為自己嘔嘆。

「你的來是否為這事？」琴記起剛才琴的情形似的，便問說：

「是的，我接到請帖後，就為你悲痛，同時因為知道你定會傷心與難過，所以我倒要去問一問琴琴，等到我曉得情形以後，倒又為他難過，後來他又悄悄地對我說：『請你明天晚上在母校門口，做最後一次的離別，但當我進來的時候，見你很多閒似無事般的坐着，我懷疑你不知道這事，故不敢說出來。』」琴照直的說了出來，心中好像輕鬆了許多。

「我也覺得景春很可憐，父親的愛他反而害他，可是，我嗎！處在這種環境，實在沒有辦法。現在也只好像你們一般的抑制着已發的感情，咬緊牙關，讓那夢一般的往事，在時間的薄霧中消失吧！」琴似乎已有點消沉，可是剛強的個性，在支撐着她，她不流淚；不悲傷，反而對琴微笑着說：但；她這笑是無可奈何的。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琴姐！你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大風吹不倒你，暴雨打不倒你，你更形堅強了起來。」琴握着她的手，十分感慨地說。

這時，姨母回來了，而瑞琴也就告辭了。第二天下午，用過了晚飯，許多客人在家中打牌，瑩芬還在猶豫着，在房中踱來踱去，終於決去做最後一次的離別吧！

四

夏天的晚上是美麗的，然而美中不足，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晚飯後，抱着滿臉不愉快的心情，紅腫的眼睛，慢慢的走到她母校的門口，向裏面探頭一望，一個人也沒有，冷清清的，已往的一切，不斷的在腦海裡湧起，那可愛的月亮之夜，那溫馨的綿綿細語，那真善美的理想，眼前的一切都變得空虛、渺茫；糊糊塗塗的，笨重的脚步，拖跨進了校門，在這時景春已從裏面跑了出來。

「瑩！我——」景春喊着走到瑩的跟前，內心無限的歉意，不敢正視瑩。

「瑩是沒有回答，轉身就向門外走，景春也緊隨在後面。」

一陣陣的晚風，吹着二顆浸沉在苦海中的心靈，二人踏着昏光。在不知不覺中走到他們從前初會的地方，這時百感交集的二人，默默地坐在石頭上坐了下來。

「我真想不到會有今天的結果！」瑩忍不住，先開口了，在漆黑的暗影中，各看不到面部的表情，這夜神所統治的大地之下，似乎正象徵着他們的命運。

「我對不起你，請你將我忘了吧！」景春雖看不見瑩面部的表情，但還是面對着瑩說。

「什麼？忘了你，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瑩！你恨我嗎？」景春拉過她的手溫柔的問。

「不！我不恨你，我恨的是封建的魔王，它剝削了我們一切的幸福，」瑩放大聲音說着，彷彿魔王就在面前一樣。

「那麼！你不怪我？」景春還在懷疑着問。

瑩頭搖動一下沒有說什麼。

「的確；因為父親對我太好了，使我沒有反抗他的勇氣！我曾經這樣想過，離開他！可是我不忍！」

瑩不出聲，而在黑暗中也不看面上的表情。

「他又說以後不許我進大學了，因為產業沒有人照管，可是我不能就這樣放棄了我的學業。」景春懊喪的說出心中的哀音。

「本來孝順父母是對的，然而學業與前途也不要，未免有點對不住自己！」瑩對於這頗覺意外，她覺得前途是比什麼都要緊的。

「我也是這樣想，可是；他說的話，就沒有不實行的，而且也決不允許我自己考慮，所以不聽，也得聽。」景春話中無限的哀傷。

瑩芬在低頭沉思着，眼光時時向四周瞻望，似乎在找尋已往的遺跡，心痛像刀割一樣的難受，尤其是她的勇敢，不願同學們的誹謗及閒言碎話的諷刺，且不斷地受着情緒的束縛，而且在她的腦海中，也只有景春是她認為最珍愛的人。

「瑩！我從前所說的一切，現在想想覺得太幼稚了，那好像是一個夢幻，是一個無稽的理想。可是理想與現實永遠有着相當的距離，本來我們可以很幸運地共同生活，可是事實，事實令人失望了。我沒有挽救的能力，尤其父親對我的慈愛，我將犧牲一切而為他快活，雖然對於你，我也是毫無吝惜，不過在人情與至理上，我應該為父親，因為我是他唯一的愛子，他會為我犧牲了不少的時間與精力，而且；他已將走完人生的路程，在他將逝的刹那，我為什麼還要使他不瞑目呢？瑩！別傷心！你還年輕，你還有很大的前途！」景春就將身子靠近瑩，輕輕地拉過她的手來安慰她。

瑩，將手一撤，心中又是悲痛，又是傷感，本來未發的情感就又鈎引起來了。

「在這一年中，我的確懂得了，認識了人生與世故，我雖然什麼都沒經驗，然而；我知道，社會，罪惡；封建，現實，埋葬，多少有崇高理想的青年！」景春滔滔不絕地說着，而瑩只是沉默。

「我不要聽那麼許多了，我們再見吧！」瑩聲音已顫抖，她感到無限的空虛，此時此地，她意料到她底舊夢再也難溫了！就是多說也是沒有用的，索性走倒乾脆。

景春看着她的背影，他意識到這將是永別了！這時才感到很難堪。瑩是他數年來的戀人，他們總是那麼的愛戀着，如是，他覺得他太自

了，父親雖然愛他，但他所給予他的，除無理的溺愛外，又有什麼呢？瑩則不同，能安慰他、鼓勵他前進，給予他理想。而父親將他的理想扯破，給予他煩惱的現實，痛苦的現實；現實是他的敵人，他想打倒它。想着！想着！就三步當二步的追上去，幾乎跌倒了。

天空是黑漆漆地一團，晚風拂拂地吹過來，樹上的蟬聲在伴奏交織着人生的悲歌，二個影子又相對着站在一起了。

「瑩！我——」景春却說不出什麼來。

「什麼？」瑩不覺有點惘然！

「我決心離開家，飛向那遙遠的地方，追求我備前途的光明，找尋我倆空中的樓閣，留在家中，整天與一個毫無感情的人在一塊，就昨晚新婚之夜，我毫無一點興趣，如這樣生活下去，究竟人生又有什麼意思呢？決定，我們明天一塊走好嗎？」他堅決的說。

「景春！你是發瘋了罷？」瑩覺得太意外了，她做夢也沒有想到。

「不！真的，一剎那間，我已決定了的，」景春堅決地說。

「現在你不能走，而我是決不會同你走的！」瑩又堅強起來了，已不像剛才的傷心了。

「這樣；你會害了一個無辜的少女？」瑩說。

「那害她的不是我，而是舊禮教！」

這時；半鈞銀月也慢慢的昇了起來，心裡輕微的跳動，似乎也感覺到——冷不防地景春上來給瑩一個長吻與擁抱，就頭也不回的走了。瑩莫明其妙，大聲在呼「景春！景春！」可是此時他已給黑暗吞沒，她只得慢慢地走回家去。

五

景春的妻子曉蘭，她是一個聰穎的少女，可惜她生在封建的家庭中，沒有進過學校，但字還能寫幾個，人也長的不錯，團團的圓面，清秀的眼睛，就是沒有見過世面，見人總是羞答答的，她對父母之命，毫無反抗，而且聽說對方是個大學生，更是滿足地慶幸着自己的命運，而想着美麗夢幻的來臨。

這天夜裡，她一直在等待着景春的來，可是時鐘滴答滴答地過去

，短針已指着三字了。

新郎的影子，在她還很模糊，昨晚賓客鬧到半夜，他給拖進這房間，似發軟般的坐了一會，在人們散去的當兒，他便走了，但在她的意料中，新郎今晚是不會不來的。

然而；一切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外，新艷的房間，燦爛的錦被，以及一些嶄新的傢具，她是不在意的，她唯一是希望新郎的到來，所以坐立不安，摸摸這件，撫撫那樣，心中十分地焦急。

她又拉開窗簾，這時外面已升上一鈞殘月，慘淡的照着園子外的槐樹，歡愉的心靈，漸漸地蓋上一層愁雲，轉過身在房中踱來踱去，時鐘響了四下，她才十分失望的躲到床上翻復着不能入眠。

次晨秋兒在景春的書桌上發現一封信，她認得出這是少爺的筆跡，但她不知是什麼事，她也不敢拆開來，她的眼光四處在找尋陳跡，啊！箱架上少了一個皮箱，她底心忐忑地在跳，似乎大禍將臨頭，匆忙地跑到少奶奶的房中去。

曉蘭正在納悶地，有心無意的梳着頭髮，心中似火的發燒着，她不知景春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在胡亂的懷疑着，「是否他對自己不滿？可自己並無不及人的地方，或許——」

「少奶奶！你早！」說着頭不斷地環顧着四週。

「啊！謝謝你，曉蘭對秋兒還是很陌生，但覺得她是怪可愛的，既天真又美麗，雖然心中不快，但對人她還是裝得很高興。

「少奶奶！少爺昨晚來了沒有？」秋兒禁不住直問了。

曉蘭羞澀地搖搖頭，面已紅了，暗怪這丫頭多事。

「少爺桌子上留下一封信，」秋兒隨手從懷中掏了出來。

「什麼信？給我看看，」曉蘭驚訝地接過信來，手已抖擻得拿不穩了。

曉蘭看完了信，臉孔發白，週身酥軟，似大病臨身一般，如同狂風中的樹木將倒下去了，這時可嚇壞了秋兒，她讓她躺到床上，展開了信，她雖看不太明瞭，但——那些請原諒，走……等字樣，她還認得，她完全已體會到那一切了，眼淚禁不住的湧落下來，焚痛的內心，使她頭腦膨脹，屋子感到在旋轉起來，默默地坐在曉蘭的身旁，凝想着。

「少奶奶！這可不能告訴老爺，否則可送了他的老命！」片刻間秋兒一面對視着曉蘭，睜開無神的眼睛，一面對着她說，似乎哀求她。曉蘭稍定靜下，就拉過秋兒的手，淚珠已似雨點一樣下滴，「那怎麼成呢？他問起怎麼辦？」正說到這裡，景春的繼母從外面一路咕噥着走來，「真是寶貝，清早起來，不見又要叫，秋兒還死了頭，也不知那兒去啦。」

「什麼事？你們哭成一團，景春呢？」繼母跨進房門無限驚異的問着。

「太太！——」沒有說下去，頭掉過去對着墻壁。

「婆婆！他——」她的喉嚨已硬了。

這樣一來，二人不禁地哭出聲來，忍不住的，淚珠往下落，繼母更形莫明其妙。

「秋兒！你快說，少爺呢？」繼母也着急了。

「太太！他——他——他走了。」秋兒嗚咽着說了出來。

「啊！他到那兒去，你怎麼曉得？」秋兒將信遞給了她，可是：似與她無關一般，拿着信就走了，秋兒及曉蘭匆忙地追了出來。

景春的父親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已是老態龍鍾，但他的眼睛中還發射出青年的光芒，似乎象徵着他剛強的性格，及慈愛的心腸。

已是九點鐘，還不見景春，他就要使人去叫了。

這時他正坐在靠椅上，看着牆上的對聯，似乎自傲地微笑，因為：想了却了為父的天職，今後着兒子已娶了媳婦，他不再牽掛了。

「你的兒子，你這寶貝兒子，不要老子了！」繼母一向嫉妬景春，景春一走，在她是個好消息，可是她沒有想到丈夫的心情及自己將臨的境遇，一路嚷着走過來。

「什麼？」他不待訴說，搶過信來，看了幾句，面色蒼白，呼吸緊促，瘋狂一般手搔着光滑的頭頂。秋兒及曉蘭趕上來，看見這種情況，內心像刀割一樣的難受。

「春兒！我自愛了你一場，空費了我的心血，春兒！你到那兒去？回來吧！我的好兒子，你就這樣殘忍地棄下我跑了嗎？不！決不！我少不了你，我——」他的聲音嘶啞地叫出這些悲傷的字句。因氣，一口

痰忽然湧上心來，再也不能說下去。兩眼翻白，牙齒緊關，在場的人都驚駭失色，使大家手忙腳亂的捶背、揉手、撫胸、灌薑湯等，數人忙做一團，此後就病倒床上，再不能起來。

六

景春到了C市住到旅館裡，去計劃着先解決目前問題，可是左思右想，想不出一個好方法。這使他意料到沒有經濟來源的苦悶，在這煩瑣中，他回憶慈愛的父親，得到他走的消息後，不知將怎的傷感，於是他便給他寫信，轉過身在箱中抽出紙來，坐在明亮的電燈底下，寫了兩個字就又撕了，因為他想着父親，如知他住址，一定要來找他，索性不寫吧，轉念就寫給瑩芬。

整夜，他在思索着不能入眠，而這個旅館正在熱鬧區域，外面的汽車聲震得他難受，迷迷糊糊時而看見父親的憤怒，責備，時而又見了瑩芬的微笑，一會又見秋兒的哭泣，一會兒又見了面孔還未看清楚的妻子在抱怨，他的腦筋時刻在糾纏着這些思潮。

次晨醒來，太陽已照進這陌生的臥房，周圍感到熱滾滾的，人聲雜鬧不能一刻安靜，於是他有意無意的推出門來。

陽光愈來愈烈，街道上的公共場所，又是人擠人，碰了幾處釘子還沒有找到朋友，當這假期，同學們均已離開這裡，他失望了，無精打采的慢慢地向第一公園走去。

這一個熱鬧的第一公園，大概因為太陽的厲害吧，僅有寥寥數人在柳樹下坐着，景春一人孤獨地跑到另一株樹下站着，慢慢地對這園的四周瞭望着。

蔚藍的天空，沒有一絲彩雲，辣烈的熱風，吹動着園中樹葉，吹着這火熱的景春的心。

景春開始感到空虛孤寂，納悶疲乏地在旁的石凳子上坐下來，此時忽然從背後的一株碧綠而繁密的槐樹底下，傳來一陣清脆的很響亮的笑聲，這笑聲景春聽了有點熟悉，他掉過了頭，於是站了起來，向那個方向尋索着。

(未完)

叙舊

尊尼

滿嵌玻璃磚的書案上散放着捧芍藥花，婷婷的女主人將一枝枝插入古老的蟠龍藍磁瓶裡，這正是五月中旬芍藥花到處露艷的時候。書案靠牆窗，極細緻的透花白紗窗帘外隱隱一片春末的濃綠，截斷了街市的紛擾。晌午十分閒靜。花朵大都半開了，團團的，僅有三兩枝苞蕾。許多花插在一起顯然有些擁擠，顏色是紅白相間，那紅色紅得不很自然，顯然是人工匠心着色。插花的人把揀就的花前後端詳，躊躇着想把那紅色的挑出來，又顧慮到買花人——她的丈夫——的臉色，便遲疑的勉強揀用了，然後再用她纖細的手指盡量擺佈得好看一些，很費了些工夫。

花插好了，女僕走來收拾起多餘的枝葉，拭去案上的水漬，花朵得以傲然的臨着潔淨的玻璃鏡自照。玻璃板襯着鮮綠色的絨布，上面擺着各式各樣人物的照片。女主人揀帶着很少有的孩子的興緻，屈膝跪在圈椅裡，伏身細細的看者靠右角一張比較陳舊了些的穿着十五年前裝束的女中學生全班合影，一面看，一面把手中白色請帖來對照。白帖有着娟秀但不很熟練的字跡。

下面是九位女士的芳名。僅有四位在右方簽着名字：葉青青，胡美華，李小薇，何瑞芳。照片上幾十個女孩子都是白衫藍裙一本正經地站立在那裡。中間是帶着圓眼鏡的班主任。瑜好不容易地把她們四位找出來。練號「雪裏的白梅」的葉青青站在第一排邊垂手而立，她不是因失足落水的那一位嗎？胡美華垂着兩條最得意的長辮子，翻眼望天。小薇照了半個臉。何瑞芳站得是「稍息」姿勢，把一隻腳伸得遠遠的，雄糾糾真不愧為「革命女兵」。四個人活潑躍起來，喚醒了一堆記憶：夜半意外的貓叫，欲明欲滅的燈火，爐邊煨甘薯，荔枝灣河上的泛舟，星、月、以及那一陣陣的和風，風裏歌聲……走馬燈一般，一段接一段把瑜給吞沒了。僕人走進來，說電話叫的點心送到了，汽水、冰淇淋現吃現送；問要什麼的，連說了兩遍。才把她由夢中叫回。

「噢，冰淇淋嗎？自然要香蕉的，汽水是要橙汁的吧。」

雪白的格布鋪好了，光亮的玻璃盤玻璃杯，刀叉，潔淨的口布放在銀的托裏如一朶白蓮。因為客人不過是預計的半數，便臨時改動了計劃，不在飯廳裏開，改放一張牌桌在這一間精緻舒服的小客廳裡，面對着涼台。門是直通上下的大玻璃，一眼望去很令人心曠神怡。瑜立在沙發旁的小几邊，打開大盒蓋，圓圓的蛋糕上寸許厚的白奶油，上面嵌着一顆顆紫紅色的菩提子，鬆軟得沒法往外盛。僕人立在一旁端起發光的玻璃盤說：「太太，還是我來吧！」

這小客廳一切都相當的考究，紫絨的沙發有絲製白透花的手帕。紫檀木雕花的大條案；最新式的書桌鋼琴；深紫色團龍的地氈……這些之間點綴着光閃閃的茶具別具，各種的古玩花瓶，華麗而稍嫌紊亂。接着的是臥室，垂着綠絨的簾幔，擋住了陽光，很容易一睡到日中。瑜每天起居在這裡，過着閒散舒適的日子；紛紜亂世的巨浪未能波及，生活的喊叫遠得不能聽見，在長她十二年的丈夫羽翼下，如廊下那美麗的黃鶯一樣地過活着，很幽靜，很恬適，不時也有淡淡的哀愁。在這紫絨的大沙發裡常常是一坐半日，一支烟接一支。不很多想，也沒有太大的希望。有時在洋台上看見年青的媽媽抱着洋娃娃一樣的小寶寶走過，自己也會想：「我有一個孩子多好呢！」可是這種渴望也不很強烈。有孩子究竟是麻煩痛苦的呢！她是以音樂與繪畫被人稱道的。這客廳裡右上方一張着色用筆頗有門徑的油畫靜物，就是出自她的纖手，那還是在學校的成績。除此可再沒有第二張作品了。畫筆顏色早不知去向，鋼琴或已噙了兩三年。她也時常問自己：「我怎末這麼懶呢？」這不過是一聲重聲的嘆息，並沒有對自己責難的意思。她是這麼慵懶，要沒有人推動她，就甚麼也不起勁的。這次茶會相當提起她的興頭，不過與其說是她發起，毋寧說是她先生發起。前幾天一個晚上，他回來說在舞會上遇見了邱太太，非常漂亮的人物。

「邱太太，誰？」瑜一時想不起。

「就是當年最出風頭的貴同學胡小姐呀！」

瑜想起來了：「哦，可是，她不是跟姓盧的結婚了嗎？」

「要不，怎算神秘女郎呢！」瑜的先生不覺出神。

瑜忽然想起在校時，有一位同學把神秘女郎的男朋友送的吊襪帶子掛在課堂裡，招得哄堂大笑的事，不覺笑了起來說：

「我們好幾年不見了，不知她還是那個老樣子不是！」

「我正要跟你說。何不把你的舊同學們都請來聚聚開開心呢！這一春來你總是鬱鬱的，脾也懶得摸，別悶出了病來。」瑜的先生今天似乎特別溫和。

「好呵！可是，她們住址也弄不清楚了，有的連作了甚麼人的太太都不大明瞭……」

「好辦，好辦！我包辦就是了。你們的學校紀念不是快了，就擇那一天不好嗎？」

「對了，你真好記性，帖子可要你做稿，可是，怎麼送呢？」

「傳送就成了，給何三一天的功夫。」

瑜看僕人擺好茶點，進房裡打開那五色繽紛的衣櫥。穿那一件好呢？她猜她底丈夫今天或許願意她露一露這件素仁緞製又華貴又刺目的長衫；可是同學們看了會不會大叫「好瀾氣的少奶奶呀！」鬧起玩笑來呢？她提了這最後中選的兩件，立在大衣鏡前比了又比，最後決定了穿那件淺綠碎花的緞夾袍，這綠色與她再相襯無比，不怎鮮明的新葉的顏色，很嫩有些暗，瑜長得，不算極美，却很細緻很白嫩，已經近三十歲了，看起來比實在年青些。只不塗脂粉時顯得過於蒼白，養尊處優的人都如此。

四點鐘了，誰是頭一位先到呢。何瑞芳是最守時刻的，她一定會第一個到。她怎樣走進來呢？還會像過去的三跳四跳嗎？還會滔滔不絕的談她底革命理論嗎？……

四點一刻了，還沒有鈴響，瑜走出原台，視線穿過長滿新葉的藤籬，隱隱約約可以望見褐色油漆的大鐵門。大門是新換置的，原來是有着繡鋼花活的露花大門，外面的行人一望能望盡全院，因為年月不平靜，所有的窗人們多半把門換上更結實的大鐵門，安了更大的鎖。

「怎麼還不來呢？」瑜開始等得不耐煩了。老花匠蹲在花池旁要入睡一樣拔着草，太陽照着他灰白的頭髮。馬路上不時地走過各種的車輛。瑜又立了些時，也不願狼狗向她搖尾巴，便又走進來。

五點鐘時外面鈴響了。瑜忙迎了出來。來者是張太太李小薇，微笑着點着她玲瓏的小頭。

「噢！你……」瑜一時稱呼不出。

「王太太，好久不見……」小薇拘謹地連連點頭。

瑜縮回她上前想擁抱的手，茫然了一會，推門請客人進去。

來客與其說坐在沙發毋寧說是埋在沙發裏。她的個子實在太小得可憐了。身上穿着一件墨綠色的大花的夾袍，手裏捧着和她極不相稱的大號的黑色的玻璃手袋，簡直是……

「真是好久不見了，結婚怎也不給人個喜訊呢？我還是聽我外子說的。」瑜坐在小薇旁邊的一張沙發椅笑着說。

「呀，實在是：實在——太對不起。」小薇欠着身子，應酬的笑着，一點也沒有看見老朋友的那種親熱。

瑜望望小薇，瘦小的又熟悉又生疏的臉上表情十分不可捉摸。不知說什麼好。僕人端進茶來。瑜吩咐端一碟糖果。

「請隨便吃吃……」

「謝謝，謝謝！我的胃不太好……」她皺皺眉，按按心口，笑笑，又皺皺眉。

「一會，葉青青，何瑞芳，她們都來，大家聚聚，多好呀。」瑜又找話說。

「哦，那真好……」

兩人又沉默下來。

「你結婚後生活很美满吧？」瑜又轉了話題。

「唉，說不上，你想，做人家後母……」小薇就半截停着了。

似乎是覺得自己很失言。瑜想起來：前年在他丈夫書桌上無意中發現的那張喜帖，張什麼旁邊有着李小薇的名字。這張某是她丈夫的一家分行裡的夥計，已經上了五十的年紀，有着四五個孩子了，聽說最長的還要高過小薇半個頭。

這那裡是在學校中一逗就哭，可偏偏人人愛逗的小薇呢？瑜默默地對着她，想起地學校時有一回她去過小薇的家，很大很暗的廳堂，陳設半舊的酸枝桌椅，檀香混着大烟香，長褲子丫頭走來走去……

小薇還是微笑着。

鈴響了，瑜覺得得救了一般。

第二位客人是葉青青，嫵媚地穿過藤籬架走來，依舊是風姿飄然。

一眼望見迎出來的瑜便招手道：

「瑜，真太對不起，我來晚了，實在脫不開身。呵！那位是誰？小薇嗎？」

躲在瑜身後的小薇，立刻紅了臉，在學校時他最怕葉青青的。

葉青青翻着她的大眼睛氣喘喘打趣的說：

「可真了不得，好大的門鎖，我剛進來，噹啷一聲，就鎖上了。怕我們跑嗎？」

瑜不好意思的笑笑，不知怎樣回答。

葉青青兩頰泛著紅潮，一雙大眼睛疲倦的深陷着，臉因為過瘦變得有了稜角，不復當年那樣豐潤，不過却有獨特的風格，她同瑜住得比較近；可是從未來過，要好的朋友顯然是很生疏了。這之間瑜沒有甚麼變化，而葉青青這位安靜起來像聖母，玩笑起來像野貓，有着過多的夢想，過強的信念，過緊的性子，過軟的心腸的姑娘終於落到平凡裡，養着一個有病的丈夫，一個吃奶的小孩，倔強的在生活甬道上捫索，受着各種的磨難，生活得有些不勝其煩勞了。

她走進這富麗的房間，如置身夢中，她是多少時候沒接觸這一切！

她環視着全屋，眼睛停留在瑜手出的油畫上。

「瑜，你近來還畫畫嗎？」葉青青問。

「唉，懶死了，什麼也不想幹。你呢？」

「我嗎？根本忘記世上還有畫畫這回事！」葉青青苦笑着。

瑜遞過糖果來。多麼潔白細膩光潤的一隻手臂！腕上繫的那條金練子，在閃閃發光，葉青青由她的手望及她的全身，打量着，對這兒時相好的伴侶，心中不由得掠起一種自己不願意承認的妬意。

瑜似乎有些察覺，小小不安，好像自己作了些什麼不應該作的事。

她想問問葉青青生活近況，安慰安慰，又覺得難以啟口。便扭過頭去，轉開一團裏白梅」的畫，指點着，向一直在沉默中的小薇找話說。

門鈴又響了起來，接着一陣春風似的邱太太胡美華到了。一進房門便用她那尖銳嬌嗔的嗓子喊起來：

「都是那個第二號！倒霉的第二號就誤了我同老朋友的聚會！噢！瑜，久等了吧？」

胡美華一眼望見樹樞上的鏡子，便走過去，旁若無人的左右照起來，一面摸着她光亮的髮捲。

「第二號手藝真不錯！你們看，怎麼樣？不很乾，是不是？晚上有舞會呢，你們看會拖下來嗎？」

「我想不至於吧。」瑜微笑着回答。

來客還沒落坐，主人同先到的小薇、青青也都陪着站在那裡。葉青青笑迷迷看着胡美華富於曲線美的後背，小薇也心不在焉的摸弄着她的

大黑手袋。

胡美華回過身來，好像剛看見青青和小薇：

「噢！青青，我都不認識你了。呵，小薇，好久不見……」

小薇微笑着說：「好久不見。」

葉青青也笑着，語氣中有三分諷刺：「我更不認得你了。」

胡美華並沒有理會，拉了瑜在一條長沙發上坐下，嘆口氣說：「你看我瘦多了嗎？」

「只一點兒……呵，還忘了給你道喜……」

「唉，有什麼可喜！」胡美華突然把聲音放得很低：「幾年來我受了多少波折！累了，實在太累了，我需要休息，需要安靜！這時候老邱來到我身邊，樣子又老成，又忠厚，又能體貼，我一想就是他！誰想一嫁了他露了原形。不許我打牌，不許我跳舞，不許我這個不許我那個！……還了得！昨天我跟他打起來，我說我偏跳舞，偏跳舞，偏跳舞！……」她用地那大腳趾的銀色高跟鞋子使勁地踩着地，聲音越說越高：「跳舞是多麼高尚的娛樂！他不懂，一發不通！瑜。你真算福氣，有那麼一位又漂亮又溫和的丈夫，跳起舞來那多神氣！」

瑜覺得這話有些不受聽，沒有回答。回身看看壁上的鐘，已經快六

點了。屋裡漸已漸暗下來，點心上的雪花似的奶油不勝其辛苦的攤了下來，已不再能保持原有的姿態。何瑞芳到底還來不來呢？

胡美華一點也沒有理會對方的神情，仍舊是拉着瑜的手滔滔不絕。小薇用她那大黑手套按着心口，好像那裏不舒服似的。葉青青幾次想告訴。孩子吃乳的時候到了，可是有些捨不得千載難逢的美味，多麼大的蛋糕阿。

好容易何瑞芳到底是來了。僕人開了門，引進來這位貴客時，在座的人都不自覺爲之一驚。

「哎喲，哎喲，你們都到了！多少年不見的老朋友們。呵！瑜，你還是個安琪兒。青青，我們「雪裏的白梅」，怎麼得這樣兒，一把骨頭。小薇，呵，更小了，你吃了什麼藥！美華，你是越長越年青了！」來客一連串講了這一套，才喘吁吁的停下來擦汗。大家都目瞪口呆一時回不出話來。這是何瑞芳嗎？胖得上一一般粗，花花綠綠的，好像一筒貼了花紙的圓筒罐頭。誰能認識這位手脚笨重的胖太太，就是當年活潑伶俐三蹦三跳的小何瑞芳呢，她完全變了樣子，可是這一雙靈活明亮眼睛却依舊保持「革命女兵」的原樣，光閃閃充滿朝氣而富熱情。因爲想說的話太多，而且又過於興奮，弄得上氣不接下氣的。瑜連忙拉過椅子請她坐下。

「局長太太，你可真發福了。」胡美華一面說一面笑。

「你們不認得了吧？太胖了是不是？唉，我是操心受累的命，越累越胖！老朋友們，我們多少日子不見了呵。天知道我多想你們，可是一天到晚忙到死，那抽得出空……唉，可真不容易呀。誰不說我享福呢；天知道，奶媽、聽差、廚伙、家庭教師、汽車司機……那個不得對付？花園、菜圃、小雞、小鴨、小鵝……那個不得我照應？」何瑞芳說得香汗淋漓，揮着手中的檀香小扇。

葉青青默默地注視着她，心裡想着：何瑞芳還是何瑞芳，還是那麼樂觀積極有精神。話盒子還是那一具，只是片子換了，以前唱的是怎樣「革命」，現在是怎樣當「局長太太」。

淡黃色的香蕉冰淇淋已經上了桌子。主人瑜招呼說：「請吧，請吧，一面吃一面談，預備的太簡單……請……」

五位好容易都落了座。

「哎喲，說了半天我還沒問清誰是甚麼太太哪，瑜，你快給介紹介紹。」何瑞芳舞着叉子，好像對那麼精美的點心並不在乎，還是一味的說話。

「好吧。何瑞芳、謝太太。胡美華、邱太太。」

胡美華一擡嘴說：「屁！」

「小薇，張太太……呵，小薇，你怎麼樣了？不舒服嗎？」瑜發現小薇勉強的在嚥一塊糕，面色蒼白，欲作嘔的樣子。

「沒有什麼，一會兒就好的。」小薇搖搖她的小頭。

「呵，別是有喜吧？我一聞喜就要吐，哇哇的，一吐一痰盂……」何瑞芳話還未說完，小薇已站起來手捫着嘴跑向牆角的痰盂，還未到邊便哇哇的吐了起來，圍籠的地氈上污了一大塊。

瑜忙起來按鈴，並扶小薇到沙發上。何瑞芳變了座位趕過來嚷道：

「不要緊，別動，聽我的，躺下好好閉上眼睛。」大胖子一把將小薇拉倒，小薇被按在「革命的女兵」下面呻吟着，十分抱歉的說：「你們接着吃吧，沒有什麼。」

一陣十分忙亂的當兒，僕人進來說謝局長家來電話，說請局長太太趕快回去，局長要用圖章。

「看是不是叫出來屁大工夫都不成！受累的命！沒法子！我得走。瑜，對不住你，下次再打擾，小薇，別起來送我，千萬，起來不夠朋友！再見了，諸位。」一面往外走，一面往她的胖手上帶她那付白絲手套。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忙開皮包掏出四張十元的港幣，往桌上一放，說：「這是給下人的。」

瑜忙說：「何必這麼客氣！」說着叫僕人遞來謝了。葉青青一眼留神看見了，爲之咋舌。

何瑞芳忙往外走，王先生正從外面回來，兩人恰好一個對面。

「呵，謝局長太太，難得駕臨，怎麼走呀！」王先生彬彬然點頭：「來幾圈不好嗎？」

何瑞芳一聽打牌，更是不勝留戀。可是局長的圖章比什麼都要緊，只好狠心說再見了。

葉青青一聽打牌，想着頂好乘此機會抽身，便也告辭。瑜不過意似的拉着她手說：「你不能再坐一會嗎？」葉青青說實在孩子等吃奶不能不走，說着便由手袋裡掏出一張一千元面額的關金票來，心痛的放在桌上，輕輕的說實用人。

房裡已相當暗了。從王先生進門，胡美華一直向他嫵媚的笑着，却不說話。王先生却心不在焉的跟何瑞芳葉青青說了再會，便走近胡美華，遞上一支烟給她，替她燃着火。自己也吸着。

瑜把葉青青一直送出大門口，回轉身來，天已經完全暗下來了，晚風裏醉人的花香撲到人臉上，瑜茫然若失的移步在花徑裏，喃喃問自己：「這是幹嗎呀？」她懶洋洋的走上台階。這時候房裏的電燈已扭着。白紗窗簾裡芍藥花前映着王先生與胡美華的側影。瑜突然的感到今天這個會不是為她而是為另外一個人，一陣酸溜溜的感覺通過全身……為甚麼這樣敏感呢，不應該的！雖說是這樣勸說着自己，却沒有什麼效果，山房裡傳出胡美華柔媚的笑着，使她心顫，感到這女人將會使她失去生活本來的平靜，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她在外面小立了片刻，精神彷彿的慢慢踱進來。

她進了門，坐在大沙發上的李小薇立刻站起來說：

「真對不起！累大家都吃得不愉快。我也要告辭了。」

王先生回過頭來說：「張太太，你不是答應不走嗎？我們正好四個

人，來幾圈。」

瑜也留她，她聽說摸牌，心也似乎好些，稍稍有精神起來，就不再說走。

僕人忙着收拾桌上殘餘，光亮的刀叉、杯子、盤子光閃閃叮噠的亂

殘着。瑜感覺從來沒有的疲倦、厭煩，心境正像這一桌將要被撤走的殘

席一樣。可是却無力的勉強笑着。

僕人們問什麼時候開飯。王先生想了想，說：

「大家都不餓，先打四圈再吃。」

瑜想說不打牌，可是不好意思開口。

立在王先生身邊的胡美華，很世混的笑着問：「今晚的舞會你來

嗎？」

王先生笑着回答說：「當然。說不了，小姐！」

僕人很快的就把牌桌放好，扭開那大吊燈。這是一張潔白的絲絨台布，四腳繫在桌腿上。十分精緻的一隻隻象牙色麻將牌從朱紅的積木盒裡嘩喇喇出，照在雪亮的燈光下十分耀眼。王先生同胡美華對面坐了，小薇與瑜也坐下，洗起牌來。

這一盞吊着的大電燈一開，給燈罩罩着，牌桌這一塊顯得特別光亮刺目；而房裡的別的角度却稍微的昏暗柔和。早上女主人在極高興之下揮弄的那一瓶極貴的芍藥花，這時已完全開放，幽幽的燈光下那人造的紅色已看不大出，反顯得特別鮮艷。晚風徐徐吹進，透紗的白窗簾微蕩着，把香氣送來。王先生洗着牌，忽然抬起頭，望着胡美華又象望着她身後遠處那瓶花緩緩地說：「呵，真香，真美，開得這麼好，這不是正代表今天你們的盛會嗎？」

胡美華作了個撒嬌姿勢。嘴角縮縮。

瑜洗着牌，頭也沒有抬，十分苦澀的喃喃的應着：「可不是嗎！」

聲音輕得也就她自己聽見。

請即加入四十五萬元四期基本定戶

本刊上期徵求三十萬元四期基本定戶一千戶，在前半個月總計，只不過四百多份，本刊同人以為一千份無論如何在一月內也無法達到，詎料到中甸金融發生可怕的波動，港幣從七七·〇〇〇元，爬升了一三〇四·〇〇〇元的寶座時，預訂者日形踴躍，本社雖苦感貼本的虧蝕，怎奈限期已定，為維持信譽，無法收回成命，只得硬着頭皮，咬緊牙關來承當，現在為使讀者稍得穩定享受本刊，再發起徵求四十五萬元四期基本定戶一千份，截止期為五月廿日。遠地以郵費為憑，逾期當作自由定戶，依每期定價八折扣除優待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啟

凌辱

楊詠新

(154)

壇文

——說來不易！我們「被」榮昇了做一等國民以來可又四年了！還記得我們被列為五強之一時，是欣欣莫名，那响亮的炮竹聲似乎還在耳邊噹噹的响着，却一幌的又過了幾年了！記得我們在未做大國民時，我們是被稱做奴隸的，做奴隸的時候我們是醜態百出的，那一連串的「大東亞聖戰」「中日携手」「皇軍」「亞里亞多」，肉麻的句子，而現在：「被」做了大國民了，情形該想好了一些吧？若不見滿街上的智識份子都不斷的嚷着：「盟國」「援助」「交流」「O.K.」「U.S.」這類的「時髦」句子，也許現在說這話的人從前會輕對「皇軍」行着九十五度的鞠躬禮來的，而現在呢，他仍是用那一副老樣子充着「盟友」「媲美」替別人玩那袋，嘴裡說的仍舊是那一套套話，對於以前的事，他們都有點忘了，或者忘得乾乾淨淨了。於是他才大會大擺其「大國民」的架子，動輒對人說「我們要有大國民的風度。」

寫到這裏：忽然記起了從前在某處所見到的那一副嘴臉，這一副嘴臉和現在遍街走的似乎沒有甚麼兩樣，不禁隨意記了起來，替一些大國民喚起一點回憶，同時也為一些從前固然是奴隸，現在也被那些「大國民」擠成奴隸的「人」們提起一點回憶。

本來這篇撈什子應該叫作「大國民的回憶」才對。可是從前在一本什誌上看到一篇譚北城先生好「大國民的回憶」，在這最容易發生「誤會」的世界，深恐引起「誤會」來，故改今名——其實「凌辱」這個詞可很不妥，因為這樣的小事不算得「凌辱」，更大的「凌辱」我們還得忍着氣接受呢；而且咱中國人是出色的善忘底民族，他們又那會去惹及這「瑣碎」今事呢？語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其意在斯乎？

這一點：聊充為序。

「媽媽的！」帶金哪噥噥從莊子走了出來，抬頭看見了，他素來愛上的那株大榕樹，他一口氣爬了上去，坐在一枝樹枝上：「我操你八叔公的老妹子！」他直瞪着東方：「偏你這死老頭子說鬼子可怕」，他口中喃喃的說着。

原來他剛才從他二叔——他的爸那兒聽來說，這幾天：這一帶兒的風聲都很緊急，鬼子已經逐漸來得近了，這幾天內，他們準經過這兒。

消息首先從王家的八叔公傳來的，八叔公算是唯一到過了城回來的人，這一個連眉毛也白了的老頭兒，用不靈便的聲音伊呀伊呀的說

着，就像噴出了一口一口的妖氣，籠罩了這個抗戰六年來從未被人光顧過的村莊。

這老頭子說：

「城裡——所謂城：是指在西江上游的一個不小的城——已經聽見炮聲了！飛機也炸得很厲害，炸的時候，轟隆隆的震得耳朵發麻，城裏人說：鬼子這幾天一定得來了！城裏荒涼涼的，教人看了心裡發毛，而且噹！」那老不死祇嚙舌像煞有介事的說：「城內人都說：這幾晚，晚晚在河邊過了十二時後，便有許多鬼嘯的奔跑的和喊救命的聲音，每晚一樣，有些大胆的人在暗處望一下，那知一看：他差點兒暈了過去，——原來他分明的見到一團團黑色的人影，有拿鎗的，有沒頭的，齊聲吶喊向海中走去——我在城的一個老兄弟說：每有這些東西出現，城內就要經過一場大浩劫，在「長毛賊」時會出現過一次，那時可就死了十多萬人，噫！現在——八叔公無限悲天憫人的「現在……」

聽了八叔公話的人，身子都嚇得冷了半截，——這樣一傳十傳百，就在剛才帶金爬上樹的當兒，他們正集合了村中的「父老」開了一個得未曾有的嚴重的會議，準備「鬼子」來了，究竟應該怎麼樣。

帶金想起他們開會不讓他這樣的小孩子進去聽時，他又有氣了，他隨手折了枝樹枝，狠狠的摔在地下。

「噹！」樹下面有人喊了一聲，帶金往下——噹！原來是阿鴻，他便一縱身：跳了下來，一把揪住了阿鴻。

「阿鴻！他們開的會說的是甚麼？」他急

急的問：「鬼知道！」阿鴻沒有好氣的說：「他們

像老婆餅了漢子一樣，不讓咱老子曉得。」

「你不會偷偷的去聽嗎？」

「還用得着你說，我早就偷聽來着，可是

那個守門的大文却一把把我揪了出來……」

「該死的大文，他如果經過這兒，我準拿

大石去送給他！」

他兩個沉默了一會。

「聽說：我們都要向鬼子投降了！」阿鴻

悄悄的說。

「鬼知道！」帶金哼了一下。

「羞死人了！向鬼子投降，叫他：『皇軍

大老爺』阿鴻跪在地下，做一個可笑的姿勢出

來。

「他們說：阿鴻想起了一些話，便站起

來，說着：『東邊的陳家村因為反抗，被鬼子

一把火都燒光了，人也給打死了十多個呢！』

「哼！」

「現在祠堂內的人都忙忙的去做日本旗和

歡迎『皇軍』的東西了！」

「好！」帶金跳了起來：「那末我們去看

看那些老不死的做些甚麼的鬼東西！」

這兩個小孩子便急急的跑進了林子。

二

古老的范家祠旁邊走廊上，果然擠滿了人

羣，帶金一眼看見了八叔公，和三伯爺，還有

他的二叔還有大文的爸，他們都叫他「三表伯

」的，大文也慌忙的擠在一起，忙得像時鐘的

擺子一樣的。

三伯爺帶着要打噴嚏打不出的樣子來寫「

歡迎大日本皇軍」的旗子，大文的爸在棚太陽

旗，阿鴻用低低的聲音說：「怪難看的旗子！」

「是呀！」帶金像故意大聲的說：「要是

我：死也不肯去歡迎這些『蘿蔔頭』。」

「二叔」可就立刻發了話：「閉你娘的嘴

！你這小鬼，再說我不敲碎你的賤骨頭，我吩

咐你聽！你以後如果再從牙縫裡吐出半個『鬼

子』的字來，我便先打死了你，免得給『皇軍

』捉去，贖着活受罪！」說完：他狠狠的瞪了

帶金一下。

三伯爺慢慢的抬起頭來：「這實在也不能

怪他們，誰不恨日本軍呢？不過：『住着

矮簷下，不得不低頭』，沒得說啦！」他於是

除了老花眼鏡，嘆了一口氣站起來，慢慢的

踱出外面去了！

「回去！」二叔對金叱喝着，他又對其餘

的兩個小孩子說：「也一起回去，這是什麼的

世界？夜裏還不快快躲回屋子裏！」

出了祠堂，轉灣抹角的，他幾個人便不見

了！

東方搖晃晃的浮起了一個大而黃的月亮，

俯視着這個受了驚惶的小村子，一陣風吹來，

好像是大地嘆息着人間這許多無謂的紛擾。

月影下：有幾個穿了黑衣，荷了步鎗的人

來回的走着。

三

候」着「皇軍」的大罵。

帶金：大文都沒去，鬼鬼祟祟的躲在屋子背後，要看看鬼子——他們死也不肯說「皇軍」——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鳥樣子。

家家都不敢閉門，因為他們聽說：皇軍見了閉了門一定得入去檢查，如果大開着門，他們倒不理會的，看屋子的多數是老婆子，和帶着孩子的少媳婦。

一個村莊，完全靜止了，——家畜家禽，早藏過了——四週都沒有聲音，只有大祠堂的內面，有十多個人在忙碌的燒水，煮糖粥，宰豬、燒雞、燒飯；有的擺着桌子，有的打掃地方——一眼看過去，不知情形的，還以為這村中有甚麼喜事，才會這樣地緊張的啦！

一面在端椅子的范德慶着：「不行！什麼也可以商量，只有酒却一點也不行，一點也不能！」

他們正說着話，——劇烈的辯論着究竟應不應該給酒「皇軍」飲，——忽然飛機聲響了起來，從東方向這兒飛來，飛得低低的，在這村子上空繞着圈子，繞了十來分鐘，便筆直的吼叫着向東方飛回去了！

那站在村子前的「使節」像木偶一樣呆候了幾點鐘。

飛機飛回去後半小時，田陌的那邊有了「皇軍」的影子了！

「使節」們額角沁着汗；手心沁着汗；嘴唇抖得震動的琴弦似的。

兩匹大馬，乘了兩個「先導」們先到村子，一翻身下了馬，把鞭梢指着村子內，嘴裏不

知說甚麼。

他們一隻隻鯁似的彎着腰。

隨後「皇軍」們隊伍到了，大約有四十多人，十多輛手推的車，幾輛馬車，十多輛自由車，每個士兵，把步槍橫攔在肩膀上，敞開了衣服，「幾裡格勒」的說着話。

最老而有最有勇氣的八叔公，他把心一橫，像爲了全村而置自己生死於度外的，他低着頭問皇軍說：「請皇軍進去歇息一下。」

有兩個「皇軍」低低的商議了兩句。於是叱着說：

「馬鹿！快帶領皇軍隊伍進去！」

着。

伏在屋子角的帶金死瞧着鬼子們，由八叔公起至最後一個鬼子止，他看見了，忽然小腦子現出一幅景象來，那是前十多天的事，有一隊因爲撤退的國軍經過了這個村子，他們看到了，愛理不理的國軍找地方睡，他們說沒地方，國軍想找地方吃飯，他們說年荒無收供給不起，他們煮了一大鍋子不見米的稀粥，一桶一桶挑出來給國軍們吃，還抱着怨艾……現在帶金一想起了這件多事，就覺得八叔公們可惡！雖然他想不到八叔公爲什麼可惡；可是他總是覺得八叔公這一羣人該殺！

「狗入肉的！」他輕輕地咒罵了一句。

「皇軍」們在祠堂前停住了，祠堂內的一千人都跑出來彎着腰來歡迎：

「歡迎大日本皇軍！」

「歡迎大日本……！」

「歡迎……！」

「……！」

「皇軍」似乎很疲倦的散開坐下來了，卸下了身上多年着的一切，赤裸着上半身，有的赤子也脫光了，只圍住了一塊布。

於是他們拼命的喝着糖水，啜着粥。

站在一旁的年青的阿堅、阿拔、順興們都想着：料不到這鬼子們這樣疏忽，早知如此，放一些毒藥在粥內；或者趁他們休息，合力「幹」他一下子……他們都這樣想着。

「皇軍」們吃過了粥，便向八叔公們說：「飯！」「快快！」

「酒」——他做了一個喝酒的姿勢——「多多的！多多的！」

八叔公們面孔頓時白起來了！青色的，嘴唇可怕的顫動着，他暗暗傳語給村子裏的人，一概關了門，婦女們——不論是小女孩和老太婆——一概躲藏起來，而且：千萬不敢激怒了「皇軍」們！

這消息一下子就傳遍了，女人們個個在床底下墊上一張席睡着，小孩子躲在門角裡——大家都尖起了耳朵聽着。

「皇軍」皮靴子的聲音，不絕各各的响着，時常夾了一陣喝醉了酒的狂笑，見到了雞鴨就捉了去，時常三五成羣的去亂敲門。

女人們的靈魂兒早飛上了半天去了，只有小孩子還敢往門縫裡瞧瞧——然後縮進頭來說：「……有一個當街拉開褲小便，有一個在弄雞巴，還有……這連小孩子也不敢說了。」

有幾家屋子，都被打破了，接着便是發出一連串的凄厲的女人喊救命聲……聲音逐漸弱下去！

這一晚，刮起大風，月亮也沒有上來，她似乎也不忍看這小村子的慘象了！

四

逃到山上的，這一晚也沒好睡。

明天天一亮，村子下面便有人跑上來：把昨晚的一切情形告訴大家聽。

女人們都哭了，男人沒哭出來，但也沒人敢發怒。

來報告過消息的阿堅和順興二人，見大家不做聲，倒忍不住說：再這樣下去，非要和這些鬼子們拼一拼不可了！

人叢中，那個平日在村中很有勢力的，擁有最多武器的連登五叔，一聽見了，嚇得他張大了嘴半响合不攏來……

「你……你……阿堅！你真是……你不知說甚麼？……你的年輕的小伙子，真是一點危險也不曉得，你們是這樣的粗莽！」「皇軍」的利害你們不聽過嗎？……嚇，你們千萬不好：千萬要忍着……不要連累了一村子……」

阿堅繼續擡起了嘴沒作聲。

「而且……「皇軍」們快去了！這一兩天還不能忍耐的麼？」

「忍耐！」順興較激的說。

「天老爺！簡直苦死了我們了！」人叢中，有幾個老婆子哭一般的說着。

「媽的！這那能怪天老爺！」有幾個男人

罵着：「分明是自己……自己……」他們不敢說下去。

說還未完時，村子又有人氣吁吁的跑上來了！

「鬼子們下午便走了！」

人叢雷鳴的歡呼了一下。

「但是：」這個滿面淚珠的人說：「他們要我們交出十頭黃牛，和十個「脚伕」來……」

大家嚇得呆了。

「他們說要我們在下午之前交，交不出的他們便胡亂拉人去。」

大家更怔住了。

「八叔公叫我上來和你們從場計議一下」

，那個人又說。

他們便急急的想着想着。

東方突然又有飛機聲響起來了。

仍然是昨天那一架，翼梢兩個大紅太陽，飛得低低的，尾巴幾乎拖到了樹尖。——接着一直飛向西方。

他們奇怪的看着這飛機從西方飛回來，在這兒繞了兩個圈子，再飛向東方去。

這樣的，半小時後，山上的人忽然看到了有一行隊伍緩緩的由村子中何西方行進。

他們疑心眼睛發花，然而不是。他們大家仔細的看過後，知道這的確是「皇軍」，每個人的頭上掛了一枝小樹枝。

他們呆住了，不知是喜是驚。他們只會發出呀呀的聲音。

「喲！我得先回去打探一下消息，然後再來告訴你們。」阿堅突然醒轉來的說。說完，

他立刻一溜烟的跑下山去了！

這一千人呆呆的站在山谷裏，目送着那長列逐漸消失的影子。

五

從來未有的轟亂、騷動，在這村子發生了！

男人們咬緊了牙根，可怕的沉默着。女人們個個一泡淚珠兒。小孩子們嚇得呆了，望着大人們不知怎樣好。

大祠堂的大門外面空地，直挺挺的擱了兩做屍首。

八叔公是唯一的看見這兩個人怎樣會變成屍首的；他像說故事一樣說着。

「昨晚鬼子——他現在不再用「皇軍」了——「噫！喝得大醉的時候，這兩個：他們湊巧要跑上山頭聽消息，不幸被鬼子的哨兵見到了，就把兩個都揪住了，帶回了大祠堂，用鞭水、鞭打、狼狗咬的酷刑來迫他往那兒去了鬼子，把他二人打個半死，然後押了出來，向每人放了幾槍……」

聽的人都屏息着，大家都不禁看着這個為全村人而死的好漢子。

一個穿黑衣的，在死之前必定受過很大的痛苦來着。他面上痛苦的皺紋着，頭髮散披着，和了血成了一塊血餅，眼半閉着，身體受了苦痛，縮成了隻穿山甲似的。另外那個穿黑衣的，眼腫得圓圓的，還眨着光，滿身都被鞭子抽得青黑色，手握着手，胸口被槍彈打得一片

糨糊，有些肝腸之類，在槍彈口泌出來。

帶金，大文，這些愚蠢的東西，也流出了一泡眼淚了！

接着，順興哭着報告他們一點消息。

他穿家的大嫂，又是直挺挺的在床子上面死去了，呵！慘！順興哭着說：「慘！」

「怎樣死的？」有人問他。

「呵！慘！死得慘！我說不出來了！多可怕呵！」

大家都明白，大家都忍不住要哭了。

「天呵！我沒有了家了！」又有幾個人飛跑着過來了。

度週末

天色已然暗下來。客廳裏點着暗淡的油燈，所有傢具，在暈黃燈光中現出模糊的輪廓。

漆亮的八仙桌圍着四隻椅子，地下滿是烟蒂頭，火柴梗，瓜子壳，散成無數隱約的白點，令人一看便知道剛才曾經有一場熱鬧的賭局。主人——一個才卸職不久的伍秘書，四十來歲年紀，禿頭，豕般肥胖，便便大腹活像將要臨盆的孕婦，外表十足一副政界要人的模樣——正

剛剛吃過晚飯，嘴裏還嚼着未嚼完的飯粒。忽然從門外閃進來一個人影，伍秘書用疲倦的眼光略一審視，隨即現出興奮的笑容，迎上去，

親熱的喊道：

「我估是誰，哈哈……原來是毛夫子，吃過飯嗎？今晚星期六，怎樣度週末？……」

「不錯，」那人回答，「喂，你的晚飯怎

「鬼子走的時候，把我的屋子給拆毀了！啊！我沒有屋子了！」

「我的豬呢？天老爺！我的豬呢！」又有

人哭着走來。

「我死了；沒有了牛，我也要死了！」這

邊又哭着跑來了人：「不見了我的牛，我也得去死了！」

於是：廣場上充塞了各種聲音，哭聲、叫喊聲、喊「天老爺」的聲，嘆氣聲、醒鼻涕聲，惡毒的咒罵聲……混合起來，合在一起，好像非常熱鬧似的！

楊士衡

麼這樣夜？」

「才散場呀，今晚你來一脚，好極！我最喜歡和你來，哈哈……」

毛夫子一屁股坐在靠壁的椅子上，吸起烟來。他是伍秘書的熟客，星期六晚上一定來，所以伍秘書用不着相陪，由他坐在那里，自己去洗臉。

毛夫子是個大言不慚，一味誇耀自己的傢伙，能夠做兩首打油詩，讀幾本三國演義七俠

五義一類的小說，便自命為舉世無雙的文學家。因為對自己估價太高，所以看不起別人。除了自認爲「麻將術」不如人之外，什麼都比別人高一籌。人們因此給他起個綽號：「毛聖人」。

但這綽號僅能在背地里談論他的時候提起。自從他費了一桌酒席，換得了經立中學教席

之後，凡同輩至老一輩的人，便改稱他爲「毛夫子」，而且公然在他面前稱呼，這稱呼，顯然和「聖人」有點瓜葛，可以說，是由於這綽號變出來的。由此可知其中含有若干諷刺意味。當他初次聽到這稱呼時，覺得有點不舒服，刺耳而生疏；除了「毛」字之外，其餘的和自己全無關係。後來日子一久，才漸漸習慣，以至聽「夫子」的稱呼比真名更覺親切了。

伍秘書洗漱畢，正忙着關照僕人搬開食具，忽然又闖進來一個人，當然也是熟客，不但對於伍秘書，對於毛夫子也一樣。毛夫子一見他，連忙把口腔里所有的烟盡情吐出，和他打招呼，並且拉過來在近旁坐下。

「李科長，怎樣？今晚送我們點……」毛

夫子又滿滿的吸口烟。

「唔，不，我很久不來了，現在講起這個，已經很生疏，我不過來看看。」

伍秘書走攏來，聽見李科長的話，也就在近旁坐下，插進去說：

「他不來了，我知道，他現在正做着科長哩！」

「哼，怪不得你們……」毛夫子說，「是的，伍秘書，你從前還未卸任時，真的一點不近，聽說主張捉婿，還是你最力哩！可是我不贊成這樣。從前孔夫子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哈哈……毛夫子，你真是……」伍秘書

的哈哈笑是出名的，他每與同輩接談，哈哈的

笑聲比話語往往多出一倍以上。但這次的哈哈

，聲音似乎有點走樣，彷彿每一哈字當中，都

有一種什麼粗糙的東西給梗住，使它不能跟平時那樣滑溜，「但是，但是……」他繼續說，「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從前用白銀，現在用鈔票，哈哈……」

毛夫子悟到自己的話說露了一點，使對方難為情。同時無意中提起「孔夫子」，與自己的綽號「毛夫子」打了個對照，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於是歛了笑容，默默的努力吸煙，烟紋一股一股像秋天的晚霞。

半支烟光景，毛夫子才把臉轉向李科長，把話填補還不好意思的空虛：

「喂，你還記得嗎？那一年我們在X，從三十晚打到正月初二！那時你……」

「哈哈……三十晚打到正月初二！」答話的却是伍秘書，因為他也正想藉此改變一下自己臉上不好意思的神色。他把視線從毛夫子的臉移到李科長的臉，沒有意識到應該怎樣選擇話語，不自覺的又兜回原來的圈子：「可是那時他還沒有做科長啊，自從科長一做，就戒脫了！」

「不，不是這個話，」李科長申辯着，「我現在還想來的，不過新名堂太多，我簡直不懂了。」

「那末，你是時代的落伍者了！」毛夫子得意的接着說，「不是嗎？時代的進展實在可驚，你從前是麻將英雄，可是，而今安在哉？」你現在充一名小卒還不夠資格，因為你落伍了！一切戰術都和從前不同呀！什麼「二八將」哩，「門前清」哩，「不求人」哩，「姐妹花」哩，你都不懂！」

「哈哈……」

「這個我承認了。不過，我們講正經話，喂，你們學校的風潮如何？你用冷靜的頭腦來觀察一下，究竟那一邊理直？」

「這個？」毛夫子改變了臉色，他的烟吸完了，又從新點燃一支，「照我？當然是學生不對。可是我這麼說，又有人說我拍校長的馬屁，還是不說好。喂，難道「麻將」是開玩笑嗎？要錢的哩！哈哈……」他伸出手錶看看，又湊近耳邊聽聽。

伍秘書想起時間到了，於是叫僕人去湊脚。這時候，他們的談鋒似乎都成了強弩之末，不大起勁了。但又不能讓時間空虛下去，只得胡扯了一陣不關痛癢的話，又各打了一陣顯然作裝飾用的哈哈。僕人終於請到兩人來了。一個是王承審員，一個是張典獄。

於是八仙桌四角明晃晃的點起燈來。他們各自選擇了坐位：伍秘書和王承審員對面，毛夫子和張典獄對面。李科長另端一張單椅，在伍秘書背後坐着。

僕人將牌倒在桌上，一陣乾脆的聲音過後，他們便劈劈拍拍的打起來。

「看哇，李科長！你權且屈尊一下，做一做見習官。我曉得，你的記憶力非常好，不久準可以升官了！」毛夫子一邊理牌，一邊向李科長取笑。

「你的記憶力才好呢！我聽見很多學生說，你上課時，總只講故事，講三國演義。你把全部三國演義都講完了，我真佩服你的記憶力！」李科長正經的神情里露出譏諷。

「噫！」毛夫子說，「李科長，承你過譽了。可是我的記憶力是這樣：用於打麻將一點沒有効力，用於讀書可就好了。比如讀三國演義，我只讀過一次，而里面所有一切人物的名字，都清清楚楚的記得，可以背誦出來！」

「一切人物的名字都可以背誦出來？」滑稽大肚皮的王承審員反響般緊追着問。伸出舌頭，偷偷的向李科長和伍秘書做個鬼臉。

「那當然！」毛夫子傲然說。

「全部三國的人名都記得，那真了不起！拘謹的張典獄有意無意的拖長了聲音說。

「你現在還記得嗎？」李科長裝出滑稽的臉問。

「當然現在，難道和你算隔年帳？」

「那末，我問你一個人的名字。」

「誰？」

「孔明的岳丈。」

「孔明的岳丈？」毛夫子思索了一下，「那是例外，孔明的岳丈有什麼名？孔明的岳丈又作別論……」

「哈哈……」一陣鬨堂大笑。

於是以孔明的岳丈，對於「一切人物的名字都可以背誦出來」的三國演義的讀者，是否也應該懂得他的名字作為問題的中心，繼續辯論半點鐘。結果勝負不分，然而也就終止了。終止後十分鐘，李科長就悄悄溜開，把一切由爭辯而遺下的不安帶走了。

空氣像澄清的水，沉默中麻將的碰擊聲格外响亮。這樣一直繼續到掛鐘敲了十二下。

認識「人」與「人的文學」

夏新民

一 前言

在文壇六卷六期上，看到姚濁波先生的「人的認識與人的文學」。姚先生在今日提出這一論題，是值得我們歡快地注意的。這篇深厚的人性發掘的文章，無疑的，是對「人」與「文學」重新作一回估價。

爲了引起大家對這一論題特別加以重視，而給予熱烈的探討，使大家對「人」與「文學」來一次更深切的體認，我不揣謬陋，也來發揮一己的愚見，希望明哲之士能大而直爽地給予指正和新的啟示。

二 人的認識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在孟子的意思，這「幾希」便是指「良知」；如「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等是。是非之心便是正義感，惻隱之心便是同情心，羞惡之心與辭讓之心便是尊敬心（自尊心與他尊心）。這些是人之所以爲「人」的特殊本質；喪失了這些本質的人，可以不視之爲「人」。孟子的這種「人的本質」的認識是正確的。

現在，我爲了便於說明，把這種人的本質概括地謂之「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人皆具有這種本質；但這種本質不表現於實生活中，仍不可看出人之所以爲「人」。正如一粒在土壤裡永不抽芽的種子，無從看出它的生機。爲了使我們「人」的本質之美得以顯現，而具體地凸出人之所以爲「人」，我們一方面要實踐着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另一方面要尊重着別人的這種意志及其這種意志的實踐。因之，我們認識「人」，要以其日常生活中的實踐爲前提；而這種實踐是「社會性」的，不能所害別的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及其這種意志的實踐。合乎這原則去生活的人，才可稱之爲「人」，而有着「人的價值」。否則，像歷史上專橫的帝王，野蠻的侵略者，以及窮兵黷武的軍閥們……他們只知道「爭地盤、爭權位、爭統治的榮耀……」而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與幸福，造成了可怕的禍害與普遍的貧窮。的確，他們都喪失了「人的價值」；再如一般市儈主義者，他們投機取巧，用盡極卑劣極奸險的手段，以達到他們自私的目的，博取一己的滿足，而忽忘了大多數人的不幸。這些人，也都喪失了「人的價值」！

所以，我們認識「人」，在乎認識「人的本質」才發揚。換言之：即在乎認識人性的向上自由的生之意志的實踐；有此崇高的實踐的人，才可稱之爲「人」。

三 孔子對「人」的認識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子罕）

由上面這兩句話，我們可以體會到孔子對「人」的認識。就是人之所以爲「人」，一方面要「克己復禮」，另一方面要自強不息。「自強不息

「是我們內在的向上的生力的發揚，要如川流一樣，不怕任何困阻，浩浩蕩蕩地不啻晝夜地奔向前方。然而這股力是不可泛濫的，要以「克己復禮」的堤防來限制它使它成爲更有力的江流，能載重以致千里，能瀟灑荒蕪以成沃壤。

所以，一個人要自強不息地實踐他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便他具有的「人的體質」之美得以顯現；然後這種顯現是「社會性」的，故必以「克己復禮」去約制他之實踐，使不妨害別人的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的發揚，而後才能益顯出「人的本質」之美來，加重其「人的價值」。

試觀歷史上的暴君，獨夫，軍閥……他們在行政上，軍事上，經濟上的處置，往往是倒行逆施，根本不懂得什麼是「克己復禮」，結果不得「天下歸仁」，而自取敗亡。這就是因爲他們只知自己，不知有人，更不知有民衆——一言以蔽之，他們不認識「人」，抹煞了「人」！而歷史上的許多文人，由於他們對「人」的認識不了澈，他們往往流爲他們的統治者的幫閒，幫兇，不是阿諛地歌功頌德，虛偽地粉飾太平，便是宣揚他們皇上的「王道」，以惑大眾，以愚黔首；從而撈個一官半職，實現其十年共憲所作的「顏如玉，黃金屋，千鍾粟」的美夢。這，完全喪失了「人的價值」！

孔子對「人」有着深澈的認識，所以他視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他有着至大至剛的「人的倔強」，他執着於自己的崇高的理想。他去衛（見衛靈公）去齊，去魯（見微子），周遊列國，無非是想去實現他的理想的樂土。他大吶地喊出：「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這在當日，是了不起的「人的倔強」的表現了。無奈當日各國的國君根本沒有「人」的認識，他們只知「爭城」「爭地」。結果，孔子只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陽貨）的慨嘆。這是當日的時代悲哀！

四 人的文學

現在，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是人民的世紀了！我們對「人」應作一次更深切的體認。我們對「人」有了新的認識，而後我們的文學才能有新的發展，成爲真正的「人的文學」。

由於上述「人的本質」是：有着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這意志是一股內在的力；我們要顯示「人的價值」，便要自強不息地去實踐，使這股內在的力得以發揚。但同時，我們必得尊重着別人的這股力之發揚，而以「克己復禮」爲堤防，使大家的力得着「社會性」的和協的發展。這樣，才能凸出人之所以爲「人」的美質來。基於這個觀點，我們今日的「人的文學」首要在於能提高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換句話說，就是要能加強我們的正義感，擴大我們的同情心，使我們對理想，對光明有更高的渴求，使我們的理智得到更高的發覺，使我們的情緒，情感與情緒得到更純的淨化。這樣，無形中更會提高我們的自尊心與他尊心——一方面有着「人的倔強」，不會流於卑劣苟且，而存着謹慎戒懼，自強不息；另一方面能「克己復禮」，不妨害他人的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的發揚！

其次，今日的「人的文學」要能鼓勵人們作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的實踐；即是說，要使人有勇氣和艱困的生活環境與不合理的一切制度以及殘存的封建的傳統思想抗爭，人爲了爭取「人的」權利與尊嚴，展開「人的生活」的戰鬥！那麼，「人的文學」才盡了它至神聖的使命。

至於那些歌功頌德的，粉飾太平的，助紂爲虐的「幫閒文學」「幫兇文學」以及誣淫誣盜的「色情文學」……等，根本就玷污了「文學」這名詞的尊嚴，正如那下流人，小人玷污了「人」這尊嚴的稱號。下流人，小人喪失了「人」的價值，不得視之爲「人」；同樣，幫閒文學，帮兇文學，色情文學喪失了「文學」的價值，不能視之爲「文學」。

所以，發掘了「人」的那種文學，提高了「人」的價值的那種文學，才配稱爲「文學」，或名之曰「人的文學」；而今日的文學，必然要發展

爲「人的文學」才成！

五 「人」的發掘與「人的文學」的發展

由於今日政黨政治的發達及利益團體的膨脹，「人」的發掘工作，便成爲當前很重要的課題。因爲政黨或利益團體往往以他們黨的利益或團體的利益爲前提，只要得到他們黨內或團體內大多數成員的贊成，其他少數反對者便得遵從毋違。因之，他們往往不能避免妨害別的黨或團體的利益之發展，更不能避免妨害黨外或團體外的大眾的利益之發展。再，政黨或利益團體爲了加強其黨或團體本身的力量對於其黨員或團體內的成員之自由意志加以嚴格的統制，給予「粉條」的訓練，使其黨內或團體內的成員得到思想上的同一，俾行動趨於一致。這樣，無形中多少減退了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在行動上，多少損害了「人的尊嚴」。譬如敗亡了的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當日他們的黨員只能算是一班爪牙、鷹犬、番鬼者！他們根本消失了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他們更不知道尊重別人的人性，所以他們終於難免失敗。在今日的中國，無論農、工、商、學、兵……大多數人還沒有「人」的認識，即是說，大多數人還沒有「自我」的「人的尊嚴」的覺醒，也沒有尊重「他人」的「人的尊嚴」的覺醒。「階級」「門第」「世家」「自卑心理」「阿Q精神」是耻辱地普遍地存在着。那麼，一般有了「人」的認識的人應該喚醒沒有「人」的認識的要使人人有着「人」的認識——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自由，尊重平等。這便是「人的發掘」工作。譬如我們農村中農民，大多數在生命線上掙扎，忍受着苦難生活的折磨，默默地生，默默地死，這完全吃了沒有自我的「人」的尊嚴的認識的虧。假如他們有了「人」的認識，他們不會卑躬屈膝地巴結土豪，巴結劣紳，巴結高利貸者，巴結某些貪污作惡的無耻的地方行政人員。我們有了「人」的認識的人對一般沒有「人」的認識的農民，應該同情他們，覺醒他們，使他們從歷史性的馴伏的奴隸思想奴才思想的箝制下把自己完全解放出來，而有着人性的向上的自由的生之意志的覺悟與實踐，去改進他們的生活，增進他們的幸福！

「人的發掘工作」分提到文學方面來，便是「人的文學」之發展！所以今日的文學之發展是朝着「人」的方面的；即是促使人人有「人」的認識，有「人」的實踐，去爭取「人」的幸福與尊嚴！

迎春之獻

苑英

懶洋洋的春光，送來了一片懶洋洋的情調，在人心傳播着發醇的萌芽。
綠茵茵的，是街頭的綠葉，黃金金的，是到處的陽光，白胖胖的，是女人的玉腿，亮晶晶的，是勞動者的汗珠。
春天會喚起你童真的回憶，替你已枯竭的心花重激起活力，縱使千斤的生活重壓使得你活力頹唐，然而，迎着春風又會

恢復你求生的勇壯，
是的，當你漫步在黃昏的街頭，你會見到爲憂傷所雕蝕的臉上也發揮着生之靈光，亂髮在晚風中如你底思緒般飛揚，三車輪上的小姐也帶了歡欣卸下了絨裝，讓輕薄的美綢從衣角散佈着愛戀。
愛戀，在你底心頭，也在我底心頭。
對世界，對人類，對他人，對自己。誰說

愛是自私的，自私的人並沒有愛，那只是
一個被殘酷腐蝕了的深心，在社會中浪遊
着如一朵陰森可怖的燐火。
我們不會忘記：戰爭、魯困、飢餓、
死亡、我們不會忘記：生離、死別、悲哀、
徬徨。然而，假如我們還不愿意用自已
的手斷送自己的生涯，我們還得迎着春風
微笑。
一個聲音在你我的心頭呼喚：
「這是春天！」
「這是春天！」
「這是春天！」

父親的信

理想的追求者第三章

曹倫

「羅記者，羅記者。」羅克中正打算擠上一輛公共汽車去，忽然聽見背後有一個人叫他，便把一隻已經踏進車門的腳，縮了回來。回頭一看，一個肥碩的面孔，正對着他。這面孔的中央，懸着一隻酒精大鼻，鼻子上面，掛着一副黑色的闊邊琥珀眼鏡。濃眉厚嘴，嘴唇上，貼着一撮短鬍子。兩頰因為有過多的脂肪，肥肉向下垂墜，彷彿是吊着兩個皮袋子似的，看起來很有點滑稽味兒。羅克中認得這是他的同鄉，M縣的著名劣紳劉洪寶。這傢伙在M縣，是成日忙著管賬收租，包攬訴訟，替人家到衙門「講數口」，說人情的，怎麼突然走到省城來呢？羅克中正自在心裏奇怪的時候，劉洪寶却熱情地伸出了厚厚的手掌，興高彩烈地說道：

「老弟，我的眼力總算不錯吧！我雖然上了年紀，可是認人還是十拿九穩的。」說畢，便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臉邊的肉，一抖一抖的，似乎要掉下來的一般。

「喂，老先生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羅克中敷衍地說。一面也機械地伸出手來和對方握著。

「我是昨天到的。真湊巧我正想找你談談，却就在這裏碰到了你。怎麼，忙嗎？到那裏坐坐去，我住在愛軍七樓。」也不等羅克中答應，劉洪寶一說完，便提起褲子叫道：「喂，三輪車，三輪車！」他這樣一叫，却就有五六輛三輪車，一齊蜂擁過來。

「我還有點事，改日再拜訪老先生。」羅克中心裏不高興去，只得吞吞吐吐地說：「因為報社叫我去參加一個會議，所以——」

「現在才十二點鐘哩。」劉洪寶連忙打斷羅克中的話頭，看着手上的金壳手錶說：「這正是下辦公的時候，忙什麼呀，老弟！你好久沒有回家鄉了，我有些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不由分說，劉洪寶硬把羅克中拉上三輪車，自己又坐上一輛，把手一揮，說聲「愛群」，兩輛三輪車，便轉動着，向長堤方面駛去。坐在車上，羅克中心裡很納悶，他是最厭惡劉洪寶這一類人的，卑鄙，貪婪，自私，只要對自己有好處，有利可圖，這種人是什麼埋沒天良的事情，都幹得出來的。M縣就給這種人支配着，弄得烏煙瘴氣。然而，劉洪寶有錢，又做過官，在縣裏有地位，却連縣長老爺也怕他三分。車子停下來了。劉洪寶「爽快」地給了一輛車子五千的價錢。兩個車伕不禁大吃一驚，嚷道：

「先生一輛車子五萬！」

「什麼？」劉洪寶把眼睛一睜，威風凜凜地喝道：「五萬？還不如去打搶！」說畢，昂昂然進愛群去了。

車伕給他一喝，也未免有點氣餒，因為不知道這肥漢，是什麼來頭，而且又已經走進愛群去了。便只得圍住了羅克中，哀求道：

「先生，五千元買不了一塊燒餅呀！我們是要吃飯的。」

沒有辦法，羅克中只得每人補了兩萬塊錢，這才了事。他覺得劉洪寶正站在電梯口等他。

劉洪寶住的，是一個高貴的廳房。賓主坐下，劉洪寶倒也十分客氣，奉茶奉煙，不像在縣裏時那樣架子十足了。

「近來生活好嗎？老弟！」劉洪寶抹一抹嘴邊的鬍子說道：「做新聞記者，無冠之王，想來一定很痛快的。」

「平凡，平凡。」羅克中心不在焉的說：「你老先生好呀！」

「這年頭，大家都一樣，有什麼辦法呢？」劉洪寶忽然感慨起來。

「唉！人心都變壞了，譬如說收租吧，東家說田地給水浸了，西家說今年的收成不好，這個想拖欠，那個要減租，真使人憤氣。」

「唔唔。」羅克中支唔着說：「不過，今年的水災也的確兇，你老先生給窮人開點恩呀！」

「當然。我是非常同情窮人的。」劉洪實猛的把香煙一抽，然後噴出一口濃霧說道：「老弟，你還不曉得我大重嗎？譬如令尊耕的那五畝田，我今年就沒有收過一個租。」

「唔，謝謝！」羅克中說。心裡却浮起了十年前的一幕慘劇。那時候，劉洪實兼做着什麼委員，因為加租的糾紛，曾經利用勢力，把羅克中的一位伯父，拉進衙門裏去，坐了三個月的監牢，等到放出來，只剩了一重皮包骨，不久也就病死了。

「我們之間，說什麼客氣話。」劉洪實好像非常豪爽似的說：「老弟，令尊近年來也衰老得多了。他說這幾年，你也沒有寄過錢回家。又爲你留心着婚事，他很喜歡你那位姑表妹，他說要你今冬回去結婚，來年好抱孫子呢！」說畢又哈哈大笑，面頰上的兩塊肉，也跟着抖動起來。

「做記者沒有什麼錢，住在都市上，朋友的應酬又多，有什麼辦法寄錢回家呢？」羅克中辯解着說。但他想到家中年老的雙親，心裏也的確有些過意不去，感到慚愧。而尤其使他着急的，却是關於婚事的那一個消息，但他只記下來，並不表示意見。

「是呀！我也對令尊說，青年人住在都市上，用錢就不比鄉下人。既有男朋友，又有女朋友，要省也省不來。我以前也在這裏住過了兩三年，每月用錢多少，連自己也沒法算。何況現在物價貴，更加不得了。譬如這房間，一天的租錢就要二十萬，像這樣，鈔票有什麼好用呢？」劉洪實說到「這房間」的時候，用手指向左右一劃，似乎在誇耀他這房間的高貴。

「是的。」羅克中點點頭說：「不過，像這樣高貴的房子，也只有你老先生這一般人住得起。」

「老弟，這也是不得已的。像我這樣有了些地位的人，不能講點面子，如果住的地方不高貴，朋友們來了也不好看。尤其是我這次出來，要辦件重要事情，老弟，希望你替我幫點忙。這裏，令尊有一封信給你。」劉洪實一面說，一面就從袋裏取出一封信來。

「哦哦，」羅克中接過了信，但不拆開來看，却把捲着進皮包裏面去，說道：「不知老先生有什麼要務？只恐我幫不了忙。」

「本來，這年頭，我也不願意出來活動的了。」劉洪實點着第二枝烟，猛抽一口說道：「可是，這次的國大代表，縣裏的人，又一定要提名叫我參加競選，雖然我再再辭謝，大家却堅持着要我參加，既然大家一片真誠，我也不便過分違逆民意，所以便決定出來幹一下子。老弟，你是知道我的個性的，我做事不幹便罷，幹了就要澈底，所以這次競選，我是志在必勝！」

「很好，很好。」羅克中只得敷衍着說。

縣裏的工作我已經做好了，這次出來，就是專和在省城的同鄉聯絡，希望老弟幫忙，幫忙。」劉洪實緊緊地望着羅克中說。

「像我這樣一個新聞記者，對老先生這種大事，實在無能爲力。」羅克中冷淡地答。

「惟其老弟是一個記者，所以對我的事有絕大幫助。而且這種幫助，在老弟是輕而易舉，我只請你在報上給我介紹一下就得了。」劉洪實一面摸出了一張新聞稿底，交給羅克中說：「這是我擬好的一張稿子，希望明天便在貴報上刊出來。」

「哦哦，」羅克中不知所措地接了過來，但見稿子上面，貼着一張劉洪實的四寸照片，同時印着一大串銜頭，曾任什麼縣長呀，科長呀，地方自治委員會呀，禁烟專員呀之類，恐怕有二三十個。羅克中也無心細看，他想：這種無恥惡人，也要做什麼國民代表，而且還說是民意，真是天曉得。鬼才願意給他刊這些無聊東西！他想了一下，於是說道：「我雖然有採訪新聞的責任，却沒有決定刊登稿子的權力，萬一有負所託，還要請老先生原諒。」

這是堂堂正大的新聞，一定可以登的！」劉洪實堅決地說：「該選國民代表，也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大事。那有不登載的道理？」

「不過，強民報的立場是很嚴謹的，尤其是對人方面，好的壞的，分別得很清楚，不肯隨便亂說的。」羅克中說。

「老弟，」羅洪實起來，拍拍羅克中的肩膀。說：「難道你還不明白

我嗎？我一生爲桑梓服務，做了多少造福民衆的事情，這是全縣人都曉得的！我那稿子上面，還不過是略舉其二罷了。」

「我自然明白。」羅克口中裡應着，心中却想：我明白你利用勢力，侵佔了吳姓的土地；放高利貸，盤剝窮人；勾結官吏，魚肉民衆；挑撥是非，武斷鄉曲；這些就是你爲桑梓，爲民衆所造的「福」。

「老弟當然明白的！」劉洪實哈哈大笑說：「希望老弟盡力幫我的忙，我，劉洪實是最重朋友交情的，人家今日幫我三分的忙，將來我就幫他七分的忙！」他這兩句話，顯然是暗示着：人家今天三分對我不起，將來我就七分對他不欠！所以從正面聽來，是在引誘，從反面聽來，也就是在威脅。這意思，羅克中是聽出了的。

「只要我做得到的，一定盡量替老弟先効勞。」羅克中把一肚子厭惡強忍着，冷冷地說：「現在告辭了，因爲我還有別的事。」

「多坐一會兒吧！那件新聞，最好明天登出來，因爲我打算後天招待在省同鄉，地點在華園酒家，時間定下午五時，請老弟依時出席，不另發帖了。還有，你住在什麼地方呢，老弟？」劉洪實一面起身送客，一面嘮叨着。

「我，我，我住在報社裏面。」羅克中說。其實他還有一個住所，但他不願意給劉洪實知道，便瞞着不說出來。

離開了愛羣，羅克中看看錶，快兩點鐘了，他想到今天晚上要交稿的，那篇雜民區特寫，還沒有寫好，便搭上公共汽車，趕回住所裏來。

羅克中住的是一個朋友的屋。他只住了一個小房子，地方雖窄，空氣光線，倒還不錯，尤其可喜的，是窻子正對着一個小園林，碧草黃花，疏栢茂竹，別具一種清幽的境界。坐在這裏，不禁使人有「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感覺。但羅克中過的，不是陶潛的隱士式生活，他沒有「采菊東籬下」的閒情，也沒有「欲辨已忘言」的「火候」。他的是一團年青的生命之火，他做的是面對現實，和黑暗搏鬥的工作。他有熱情，有理想，有愛，也有恨。現在，他就在椅子面前坐下來了，他翻出了一疊稿紙，他的腦子裏，漸漸浮起了一幅悲慘的畫面，這是他昨天去參觀過的難民區。在這區域裏，看見的只有枯葉一般的，乾了的稻草一般的人形。從這些形體上，放射出憎恨，嫉視，憤怒，饑餓的眼光

。這些人住的地方，比馬槽還要簡陋，還要污穢。年老的、像是一具穿着衣裳（多麼優美的衣裳呀）的骷髏。小孩子，像生病的貓一般低聲叫着。羅克中一閃想到這些情景，便禁不住要流下淚來。有誰曾留意到，在這繁華熱鬧的城市裏面，在這酒家林立，歌舞動天的城市裏面，却有這麼一個悲慘的地方呢？羅克中在他的「特寫」裏面，搜盡了肚子中的哀慘的形容詞，還是覺得不夠赤裸裸地描寫出來。同時，他向這不公平的社會，提出了控訴：「爲什麼朱門之內，每天要吃幾百萬元的酒席，而這些難民却要過牛馬不如的生活？難道這是命運註定的嗎，難道這不 是人爲的罪惡嗎？」最後，他給這篇特寫，加上一個刺目的標題：人間地獄。

寫完了文稿，羅克中這才想起劉洪實交給他的父親的來信，於是他便取出來讀着：——

「克中吾兒知悉：家鄉連年，禾稻歉收，今歲水災，田地蕩然；農村凋弊，莫此爲甚，貧民生活，日趨困厄。吾兒在外，音信鮮聞，光景如何？累予懷想。余與汝母，風燭殘年，病弱之軀，日就衰老，桑榆晚景，何以爲歡？念兒年壯，尙未成家，老懷不安，時用焦念。今汝姑媽，有女婉貞，年方及笄，性極賢淑，畢業鄉校，文算俱通；若以配兒，允稱佳偶。汝母對此，日夕關心，商諸姑媽，欣然同意，詢諸日者，命亦相合。汝母心切，不欲稽延，既於初六，納采定婚矣。並擬臘月，擇日迎親，切盼吾兒，先期返里，以完婚禮，而慰慈望。則余生有所託，死亦心安，兒其思之，勿違余言也。又者，洪實先生，恩情厚重，本年租穀，荷蒙豁免。此次來省，有所活動，望兒盡力，助其成功。此囑。父玉山字。夏曆九月二十日。」

羅克中的父親，據他自己說，是讀通了五經四書的人，可惜還沒有進科舉，就鬧甚麼革命，把天下鬧翻了，他對民國，是沒有好感的，尤其婚自由之類，他是認爲荒謬絕倫，深惡痛絕的。他覺得這三十多年來的禍亂，災苦，都是革命革壞了的結果。他慨歎道德淪亡，世風頹蕩，眼見許多青年男女，違背父母，拋棄家庭，「私奔野合」，破壞禮教，他是多麼痛心疾首呵！他不能讓自己的兒子，有這種「禽獸之行」，

因此他便寫了這麼一封，自覺朗朗可誦，委婉而又懇切的信，要羅克中回去結婚了。

羅克中讀完了這一封信，心裏真是百感交集。他想到年老的父母，這幾年來，自己的確不會有什麼安慰給他們，這是他覺得非常難過的。他自然不是要做什麼「孝子」，可是父母給他的深遠而偉大的愛，他是不能忘記的，然而，他和父親的思想，相隔得天差地遠，要父親了解他的心志，也實在萬分困難。就信裡提到的婚姻問題，他是不能接受的。他已經選定了吳月雲，做自己的終身伴侶，他和吳月雲的關係，已經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這是縱使他的父親，寫了一千封信來，也無可動搖的了。但他又不敢寫信回去，作斷然的拒絕，他恐怕傷了老年人的心，使他們在這無多的歲月中，感到失望與痛苦。羅克中對這個問題，感到了無限的煩惱，他好像是面臨着一條歧路，不知應該往那裏走。至於劉洪實的事，他倒不放在心上，他決定把劉洪實的新聞稿子，原件退回，他是不怕得罪這位劣紳的。他想：如果讓劉洪實之類的人，來做國民代表，中國還有什麼挽救呢？

左思右想，羅克中覺得很氣悶，他把玻璃窗門打開，探首向窗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這時，一抹夕陽，映在草地上，西風吹過，草兒微微波動着，彷彿是絲絲茸茸的地毯。這情景，使他沉浸在和吳月雲遊山的回憶裏，直至一陣叩門聲驚醒了他。

出乎他的意想之外，進來的正是他思想中的吳月雲。

吳月雲一進來，彷彿帶來了滿房間的光明快樂似的，羅克中立刻覺得非常高興了。兩人熱烈地擁抱着，吻着。在這一剎那間，這個小房子，變成了一個小天地——充滿着幸福的愛的小天地，遠離了一切現實的苦惱的小天地。在這一剎那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成爲不足道的東西；在兩顆青春的火焰，熾烈地燃燒着的，熱戀者的心裡，只有一個共同的，神聖偉大的觀念：愛情！

當兩人從緊張中平靜下來，吳月雲首先注意到撒在桌面上的信紙，她伸手取了過來：看着問道：

「誰的信呢？」

「呀！」羅克中心裡一慌連忙過來搶奪着說道：「這是我父親的來

信，沒有什麼看的。」

「沒有什麼看，我也要看看。」吳月雲把拿着信箋的手，轉到背後去說。

「不要看吧，月雲，真的是我父親寫的。」羅克中繼續要把信搶回來。

「你父親寫的，就不可以看看嗎？我一定要看。」吳月雲緊捏着信箋不放。兩個人搶來搶去，不知怎麼一轉身，跌到床上去了，羅克中的勢力大，佔了上風，把吳月雲緊緊壓着，但信紙却仍然在吳月雲手裏，她把它藏在身後，用另一隻空手，和羅克中「抵抗」。

「還了我吧，月雲，鄉下佬寫的信，有什麼好看呢？」羅克中笑着求饒說。

「不，不！我又不要你的。看過了，我還不是交回給你嗎？」吳月雲有點喘着氣說。

「我情願拿一百封其他的信給你看看，請你別看這一封。」

「其他的信，一萬封我也不要看，我就只看這一封。」

「還了我吧，我叫我姐姐。」

「放開我吧，我叫我哥哥。」

「雲，聽我說，這封信你真的看不得。」

「難道你有什麼秘密，要瞞住我嗎？」

「我沒有秘密，可是，我怕你誤會。」

「我不誤會。」

「那末，我有一個條件，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好，你看吧，看了我們再商量。」羅克中把吳月雲拉起來，兩人在床上並坐着看信。

「好簡練的古文，簡直可以和林蘭先生的相比。」吳月雲看了開首的幾句，微笑着說。

「可是，林蘭有進步的思想，我父親却只有封建的頭腦。」羅克中憂鬱地說。

「呵！原來你有一個好表妹，所以你要瞞着我！」吳月雲看完了信

「把這紙一擄，說道：『我以為你老實，誰知天下男子，都一樣的靠不住！』」

「我明知你看了信要誤會的。」羅克中陪笑着說：「所以我要和你先立條件，難道你不相信我嗎？」

「你拿什麼來做担保，叫我相信？」

「我拿我的人格，我的心，我的生命來給你做担保！」

「那末，你對這封信怎樣回覆？」

「我正在考慮這個問題。」

「考慮，考慮！這還有什麼考慮？馬上寫封信回去，斬釘截鐵的拒絕，不就得了嗎？」

「恐怕太傷了老人家的心，我的父親已經六十多歲了。」

「呵！原來你是一個孝子，一九四七年的新式孝子，那末趕快回去和你那妻妹結婚吧！」

「雲，不要挖苦我呀！我的意思不過是，考慮怎樣來拒絕罷了。」

「那末，儘你考慮去吧，我走了。」吳月雲說着，便起身來，向外走去。

「不要走，雲！」羅克中把她拉回來說：「我們正好商量一下。」

「商量什麼呢？我的意見，你又不聽。」

「怎麼不聽？我們來想個兩全的辦法，既不使父母傷心，又不失自己的自由，不是最好嗎？」

「怎樣的兩全辦法，你說？」

「我的意思想寫信回去，說我現在還不需要結婚，待我在事業上有了成就的時候，再談婚姻問題，這樣拖延下去，不可以嗎？」

「你的想頭倒不錯，家裡定下一個『年方及笄』的表妹，這裏就拿我來開玩笑，這許你是多麼『兩全』的辦法呵？可是，克中，我却不能和像開這樣的玩笑！」

「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絕對沒有這樣的存心。雲，我發誓，如果我有這種卑鄙的念頭，立刻就變成一個王八烏龜。」羅克中急得跳起來辯解着，說吳月雲禁不住笑了。

「急什麼呢？沒有這念頭就算了。不過，你那辦法，不得的。」

「那末，應該怎麼辦呢，雲？」

「依我的意思，你的回信，應該明白表示態度，堅決否認那樣的婚約。那種模稜兩可的中庸之道，我是絕對不贊成的。」

「好吧，雲，我們就來把這封信寫好吧。但措辭一定要很委婉，我的父親是非常頑固的呵！」

於是，他們在桌邊坐下來，羅克中執筆，一句一句的和吳月雲商量着，把信寫好。羅克中爲了適應父親的脾胃，也用了文言的形式，內容是照着吳月雲的意思寫的，我們也不必將他這封信，在這裡公開了。

寫好了信，已是黃昏時候。羅克中陪吳月雲去吃了晚飯，順便把給父親的信，和退回劉洪實的那張稿子，一併投入街邊的郵筒。然後，又匆匆到報社去，交了那篇雜民區特寫。本來吳月雲吃過了晚飯，就說要回學校去的，但被羅克中苦苦留戀，一定要她去看電影。於是從報社出來，他們便並肩笑着，擠入一家戲院裡去了。

(第三章完，全文待續。)

本刊徵求封面圖案啓事

本刊自本年七月份起，即爲第八卷第一期開始之期，過去各卷蒙各地畫家投稿應徵，均擇優錄用，這種大公無私的選拔，均能使讀者容易辨別，並得到最大的愉快。茲因本卷六期即將出滿，用特重行徵求兩色版（除繪好調色的以外，加分繪單色各一張以便製版。）封面圖案一紙。內容以富有文學意味，設計以清新、明快、崇高、典雅爲主，不論男女畫家，均歡迎參加應徵，一經僑重，敬致潤金肆拾萬元，並在首期目錄內刊出當選者姓名，以表謝忱。（截止日期本年六月十日）

文壇月刊社謹啟

廣州（22）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軍和民

鍾玉波

大約是三年前的事情吧！

在一個夏天的早晨，蔚藍色的天空四面湧着那棉花般的白雲；象徵着光明的太陽快要沖着而上了！晨風拂着臉兒，令人感到清涼和愉快。我呆呆地站在晒谷場的中心，欣賞着那大自然的景象。

四週沉靜得很，晒谷場周圍的大菓子梧桐，茂密而嬌脆，在晨風中不住地搖着，發出「荷荷荷」的響聲，也清脆地傳到耳鼓中。

在不很遠的地方，還可以聽到公雞的高叫聲，雄壯而响亮。忽然：

「砰！砰！砰！」一連三响的鎗聲，在附近响了！接着許多狗都狂吠起來，我嚇了一跳，預測着有什麼禍事快要降臨了！因為鎗聲是不容易聽見的，在這樸素的村中。

我向家中拚命跑着，在走廊上遇見父親「發狂了麼？……老是這般的……」他罵了。

「啊！一連——一連三响……的鎗聲……我透不過氣來，只得斷斷續續地說了。

「怕什麼？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所謂『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

「不准動！」

「舉手！」聲還未完，門前就走進幾個穿

着黃軍服的大兵來，最先一個，用手鎗指着父親，臉上現出一副兇惡的滿臉橫肉的相貌。

「爲什麼？你們是什麼人？」父親憤怒地說。

「瞎了你的眼！」他們中的一個，挺着胸，指着那胸章說：「我們來剿匪的！」聲響滔滔，好像說：「你就是土匪！要鎗斃你。」

那胸章上有「第××師×旅×××」的字樣，是我偷偷地看到的。

「剿匪？須知我們不是土匪呀！」

「胡說！舉手！待老子搜一搜，看看可有手鎗。」他們中的一個動手就摸。

父親把手舉起，正像做早操一樣。從頭至脚，都被摸過了，口袋和錢袋，都被摸過。

「媽的！一個窮光蛋！」他細聲地說，臉上現出失望的神色。

「限我走！正式土匪！」那邊貼着的滿面橫肉的人說。於是父親被帶走了！

我嚇得昏了過去。

「丟那媽！契弟！我被」聲巨雷轟醒了。睜眼一看，又是那大兵，目光炯炯的正針對着我，臉上飛騰着殺氣，手中握着那裝着刺刀的

刺刀上，閃閃地。使我矮了三寸，戰抖着不敢呼氣。父親又不在家中，祖母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正所謂「不知如何是好。」

「喂！打開房門來！」其中一個喝道，張開他的口來，十足一個兇狂的獅子，好像要把人吞下去一般。

我仍然顫抖着，假裝沒有聽見。

「契弟！變了麼？打死你！」他用長鎗的刺刀尖端，直貼到我的胸上，夏天小孩子鞋也不穿上衣的，於是那一股冷氣直透進心扉去了！生怕他一用力那我就遭殃了！

「先生！我開！」我戰戰兢兢地說。

我只得把門開了，他們一擁而入，把皮箱和木箱從床上扛下來，用刺刀撬開了，於是把箱子內的東西衣服鞋襪……都用軍毯包好，掛在背上，壁上的兩柄傘也拿去了！

「先生！留下一點吧！窮人家禦寒的……」老祖母剛從外面進來，哀求着，聲音夾着抽噎。

「哈哈！你這老骨頭！活得不耐煩了麼！」

「打死你！」其中一個又用長劍指着祖母，威逼着她。

老祖母只得走開。

終於他們走了！箱子砍破了！衣服財物被

他們搶了！老祖母在哭，我也在流淚，究竟我們爲了什麼呢？天知道。

「波！去看看你的爸爸吧！」祖母哭着對我說。於是我又跑到戰場上。

啊！一共百餘大兵，一律的是黃色制服。有的在趕雞，在捉鴨，有幾個正在殺一頭黃牛，牛旁邊有一個老婆婆，正在呼天搶地的哭，原來牛就是她的，也就是她一家七口的靠山，兵士在殺牛就無疑是殺她的子女……但兵士們却毫不憐惜。

「砰！砰！」當一隻八九十斤大的豬走過時，他們就放了兩鎗，那隻豬拚命狂叫着，隨即向地上一滾，花肚上冒出紅色的血來，放鎗的兵士正在得意地打着「哈哈」。

忽然，我看見了父親，兩手幸而沒有縛，二十餘個人被看守着，我的二叔也在內……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沒有話說，根本上也說不出話來。

保長來了！穿着那長而寬的灰色長衫。找到他們的長官。那長官姓馬，卅歲左右的年紀，短短的鬍鬚從耳上直至下巴，一雙巨大的眼睛，圓圓的。鼻子尖尖的；可惜牙齒很黃，帽子戴得很低，全個額部都遮了！

「長官！此次到敝莊有什麼公幹？」保長很客氣地問。

「剿匪！」長官大聲喝道，圓圓的臉兒紅紅的似乎正在發怒。

「有沒有手令？剿什麼匪啊！」

「手令！……」長官說不出話來，臉更紅了。

「那麼誰是土匪……亂拉老百姓！」

「那……」長官拔出手鎗來，向天放了兩聲。喝道：

「丟那嗎！你們都是土匪……不要多嘴，動老子的怒，馬上打死你！恰如打死一隻蒼蠅……」保長聽了！才有點怕，只得怯怯地走開了！

下午！他們走了，捉去二十餘人，吃了一頭牛，五隻豬，三十多隻雞鴨……吃剩的也帶走了！

過了五天，捉去的人都放了回來，但每人得交五担穀做保銀金，一場風波才算平靜了。

到了雙十節，父親帶我到城中看熱鬧。看軍隊和學生們巡行。

在街上又看見了馬長官和他的士兵。尤其是那滿面橫肉的傢伙。但他們手上却拿着雙十牌的燈和小旗子，上面明明白白地寫着：

「軍民合作！」

「軍民原是一家人！」

「保衛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不禁肉顫起來。

接着馬長官又指揮士兵們唱歌了！

「我是兵！你是民！咱們本是一家人……我去流血！你來獻金……」

我只好掩着耳朵走了！

莫愁

苑英

莫愁堂裡的人兒，也將如重重幕的莫愁堂一樣陰沉吧？

一絲輕風，勾軟了一縷心字的甜香。

一絲輕風，也會勾軟了人心底惆悵。

銀燈的幻影正映照着籬欄，顛巍巍和着窗外迷茫的月色跳動。

碧紗帳裡的人兒，做你底甜甜的美夢吧！

夢會帶着人飛上情天，夢會帶着人沉入愛河，夢會帶着人遍歷巫山，夢會帶着人雲雨陽台。

讓悄悄的靜靜的清香，浸潤你底夢境，滲入你底心靈，縱然是剎那的溫馨，不勝如你對着銀燈，跟影兒碎語麼？

迷惘，寂寞，陰沉……

秋底風波，秋底菱花，秋之心情，秋之氣息。——莫愁堂內正有着秋天月桂般的淒清高潔的情調。

桂子的清香，桂花的芬芳，桂葉的氤氳，桂枝的馥郁。

是清淨沁人的月露，培養出的清香。

是清淨沁人的清風，播送出的芬芳。

然而，月裏的桂樹原不是輕易給人扳折的，且收拾起那無益的相思吧！

也不須惆悵，且自輕狂。

南門

莎汀

這天，秦國的都城南門，正當途人絡繹的熱鬧中午，突然來了幾個衙差，抬着一塊長達十餘丈的長木頭，情勢緊張，來到以後立刻把這根長木豎在城門的邊旁，這時，好奇心的市民都圍着觀看，似乎出了什麼奇事一般。

人，越來越多了，一個年紀稍長似乎階級較高一些的差役，排開人衆，氣餒萬丈地走近城牆拿出一張佈告來，貼在接近那根長木的牆上。

這回，一堆圍看長木的市民都爭着去看這官府貼出來的佈告了，然而，這些人多是不識字的，他們一知半解看不出什麼來，這時，幾個衙差早已不見了。

「李秀才，這佈告是說什麼事情的，是國家又鬧出什麼亂子來嗎？」一個年紀大約三十歲的男子向一個文皺皺的書生問。

「老張，你不識字嗎？衙門今天出一張佈告，他說如果有誰人能把這根長木移到北門去的就賞他拾金。」這書生替官府解釋幾句話以後，似乎渾渾自得，這一羣人中他就佔了最大的風頭。

「什麼？有這奇怪的事情嗎？」

「像這樣的事情，誰辦不到呢？用得着犒賞嗎？」

「我看官府又要弄什麼神通了，他說出來真幹得到嗎？」

一羣市民議論紛紛，都覺得奇怪，後來，

看新聞的人漸漸散去了，沒有一個相信這事是真的。更沒有人去試幹。

隔了幾天，南門的長木仍孤獨地站在牆邊無人過問，它實在太寂寞太寂寞了！

幾天以後，事情越出越奇了，長木的邊旁又張貼起一張新的佈告，看新聞的人又踴躍起來了，但依然沒有人試幹。

一個年青而好事的高個子，他大聲讀着這一句：「如有市民能將該木移至北門者獎三十金」他讀了以後哈哈大笑起來，向一羣市民說：「讓我把我這根長木移到北門去吧！」

說着，他就把這根長木卸下來，狠命地拖着走，但，沒有幾步的地方他吃不消了，一羣人在背後跟着他走，都哈哈大笑，那高個子還得意洋洋，泰然自若，露出寫意的神色！停一會兒又拖着走。

「咱們來幫你拖！讓大家一起拖呀！」幾個年輕的市民勇敢地毛遂自荐，跑前跟高個子一起拖，這回，很快地一根呆站了許久不動的長木，被拖着敏捷地走，一剎那間離開南門去了。

第二天，城裡哄傳了一段新聞，說昨天高個子把長木移到北門去後，果然立刻得到官府的犒獎三十金，這消息，一幌眼就傳到整個秦國去了。

不久，秦國便大佈法令，整治政綱，全國上下沒有一個犯法的人。

十年後，某日國都南門城口坐着一位老者，他凝視着牆隅，自言自語道：「唉！十年了，孝公用了商鞅的計劃，樹立了不磨的信用，這十年來真是天下太平七粵無驚！啊，我還記得那年這城門前的長木，我還記得那搬移長木的高個子！」

他望着一碧晴淨的高空，微笑地深憶當年過去的往事。

南門依舊是十年前的南門，然而，十年前年青的高個子已不知到何處去了！

筆

施英

多謝你伴我這幾年頭，在花朝月夕，在美景良宵，我憑着你生花的妙筆摹刻我的衷心的歡欣，讓我春心不定的游絲飛絮，如錦繡綸織我年青的豪華。

多謝你伴我這幾年元霄，在愁窮，在清苦，在那無聊的歲月裏，我仗你底如蠶絲般的縷縷吞吐，幫助我從艱難的境地，沖開那狹隘的關頭，從山窮水盡中描寫出柳暗花明的景象。

要怎樣來感謝你的無私的友誼與多情的激勵，要怎樣來感謝你的溫柔的慰安和可貴的奧援。

從你的金碧輝煌的容貌，看到你底潔淨的深心，但願你能長此伴我不離，在相依爲命當中，建立我們理想的天國。有一天，我將憑着你的鋒銳，橫掃那愚昧的人羣。

感謝你，我的筆鋒。

張股員

冬 牧

九點鐘打過了。

門外那條平滑的灰砂路，响起一陣雜亂的皮鞋聲，接着某機關的王秘書，和一個陌生的青年走進辦公廳來。那青年高個子，穿一套灰色的西裝，梳着波浪式的頭髮，鼻樑上架起一對白邊眼鏡，臉頰間微浮笑意。

「主任，很忙嗎？」王秘書跨入門口兩步，便笑着問。

正在會神地批辦文件的金主任，忽然聽到王秘書的聲音，連忙擱起筆走過來，並且隨手從右邊抽了一張木椅請坐。王秘書走到金主任的身邊，便回轉頭對那青年介紹說：

「這位是金主任。」

「金主任。」他約略點一點頭，嚶嚶地叫一聲，微黑的臉上，現出侷促的神情。

「這位是張煥，他接到主任的派令之後，立刻起程趕來，請栽培栽培！」王秘書又指着那青年，謙遜的對金主任說。

「呵呵，原來是張股員嗎？秘書太客氣了。」主任在他身上打量一下，湊近半步愉快的笑着。

「以後做事，如有什麼困難的地方，需要隨時向主任請示！」秘書的面頰呈出很關心的神色，囑咐之後，才坐下木椅上。

「太客氣了，這次得到張股員到來幫忙，本人十分歡喜。」主任從袋里掏出烟盒來，把

第一枝香烟遞給秘書。王秘書走後，辦公廳才恢復了原來的狀態。

張股員自到差那日起，一連兩三天，完全沒有半點事情可做，為的是辭職批准不久的老陳，不能在二二天的時間內，把他應辦未辦的報表，移交下來。所以張股員每天到辦公廳來時，像木鷄似的坐在權板上，戴起一副眼鏡，沉着頭看書，或許有時看得腦筋困倦了，把書本覆蓋在椅上，靜坐沉思，活像一位詩人的風度。而對於他本身所負的責任，彷彿早已胸有成竹，漠然的沒有放在腦里。

是晴朗的一天下午，柔和的陽光，照樣從窗口漾進來。金主任和幾位股長，都應了某機關首長的邀請，赴宴去了。這小辦公廳，也像給帶走了平日那種莊嚴的空氣，於是，我們三四個同事，趁着這麼一個好機會，圍坐着一堆談天，以消散心底的鬱悶。然而，張股員仍然呆坐在座位里，但他不讀書了，兩隻淒涼的眼睛，却凝望着窗外那塊枯黃的草坪，彷彿他的心扉里感覺很憂悶的樣子。

「張股員，沒有什麼工作嗎？」老李突然走過木箱邊劃紙捲烟，順便問他。

「不，」他把頭約略的掉過來，直截的答：「張股員，你或者過不慣這樣呆板的生活

吧？」老李用裁紙刀很快的割了十多張烟紙，一邊捲烟，一邊微笑。

「當然不慣啦！他媽的，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就有幾位朋友叫我當科長了，但我當時爲了我的學業，所以沒有去。」他把頭完全轉過來，望着老李憤憤不平的說，微黑的面頰，浮泛着惱怒的神態，兩眼放出幽微的光芒。

「這麼一個機關，對於老兄真是大才小用呵！」老李做着副鬼臉，譏諷的說。

「在我幾天來的觀察，真令我滿，王秘書介紹我做這個職位，不怕使我難過，老實說一句：做股長我都未必……」他未有說完要說的話，便給一股難以抑制的怒火，燒着他的頭腦了，他突然使勁的用手擊着椅面，那本擺在檯面的書籍，彷彿受不了冤屈似的跳將起來，幾點小涎沫，從他的嘴唇間，濺到老李的面上。

這意外的擊椅聲，衝散了廳內悶滯的氣流，幾條驚訝的視線，不約而同的集中到他的臉上，好久才收縮回來。

一星期溜過去了。在陰沉沉的一天下午，修股長把一疊公文，寫好了各承辦人的姓名後，便分派給他股內的人員，結果交給張股員擬稿的，一共有五件；而且其中的兩件，紙邊寫着「最速件」的字樣，修股長一面將文件交給他，一面鄭重地說：

「這兩件文是有時間性的，限在明天上午發出，請快點辦稿！」

這五張公文落到他的手裏，實在出乎意外

的事。在他幾天的冷漠心境里，好像壓上一塊沉重的石頭，腦門像絞着亂絲。但他接過了那幾張文件之後，還故意裝出泰然的神情，他把它們略略的摺疊好了，放過一邊，接着打開抽屜，拿了筆和稿紙，做出辦稿的樣子來。

不知由於他精神恍惚？還是鼻樑上的那對眼鏡作祟？他雙眼凝視着一張急待擬稿的代電，覺得從眼鏡里透過來的視線，彷彿紙上的油印字跡，完全變了黑蟻，一行一行的在紙面蠕動，但也總是找不到其中的要領來。於是，惶惑和不安，漸漸的欺凌着他，兩頰漲紅起來，背上熱刺刺的滲出汗珠。

「張股員，你快點辦稿吧，不然，將夠時間了。」張股員瞥見他那困迫的樣子，一面催促他，一面又在沙沙寫起來。

「怎麼辦呢，張股員？」他把那張代電轉過身，放到張股員的面前，低聲的請問。

「依照紙頭所擬辦的意思，詳細的電復上峯吧！」張股員有點生氣的說。

小小的辦公廳里，充滿緊張的空氣。他坐在木椅上，雖則目不轉睛的看着那件代電，但他惶惑和焦燥的心坎，總不能下一次決心，驅使捏在手里的筆，伸向墨硯去蘸點墨水，落在寂寞地等了許久的稿紙上。

下辦公的鈴響了。它那嘹亮的聲音，擊退人們腦筋的疲困，喚回了愉快的情緒。張股員在一陣騷動中，匆匆地拿了稿紙，包着那幾張公文，緊緊的挾在腋下，走回寓所去。

晚飯後，窗外是無邊的黑暗，這小房間里，顯得分外的孤靜和空虛。他爲了完成明天的

使命，於是，點着了油燈，接着，從床頭取出那包由辦公廳帶回來的文件，打開在枱上，然後坐下梳去。在黃弱的燈光下，他那兩條苦澀的目光，呆望着紙上的字隻出神，半晌，拿起筆向墨盒一蘸，在稿紙上慢吞吞的寫了六七隻字，又停止了。在這情形之下，一陣難以遏止的煩燥，在他心頭滋長起來了。他索性的把筆向枱面一摔，立刻把屁股離了枱，轉身倒在床上，兩條憂悶的目光，巴巴地望着灰色的帳頂。

一會兒，他又爬起來，重複坐到木枱上，又把那張代電看了一遍，可是，當視線一和紙上接觸時，覺得那一行行的字，又在頑皮的跳動了，而且在黯淡的燈光里，彷彿看見熟識的面孔，在面前浮着輕蔑的冷笑。於是，兩抹像掃帚樣的眉毛一豎，臉孔一板，像坐中針似的跳起來，把那幾張放在枱上的公文，咣的一聲擱開了，隨即使勁的掉落枱底去，憤憤的罵道：

「他媽的，天大的事當沒有，我雖然未得大學畢業，可是，到底是個堂堂的大學生……」

：來做這個偏僻的山城里的小職員，和他們這輩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真是枉屈極了，他媽的，決意回×城教高中的數學吧！」

之後，他在房內走來走去，但嘴里還不住的咒罵，一直到夜深了，他還沒有睡呢！

第二天。

辦公廳的掛鐘，打過九點了。

金主任板着一副憤怒的臉孔，踉蹌地由門口走進來，隨手把手上的皮包向枱上一摔，立時大聲的對李人事管理員說：

「你即刻辦一件電稿，拍去×縣截緝他」。

「通電截緝誰呢？主任」，李管理員莫明其妙的睜着驚奇的眼光反問。

「通緝張煥，他已經在昨夜挾帶一包公文潛逃了，他媽的……」金主任兩頰漲紅了，他一面說，一面在廳內走着。

在憤怒的步武聲中，李人事管理員低頭伏腦在趕辦着通緝張股員歸案究辦的電稿了。

本刊第五集合訂本開始預約

本刊係華南最有歷史性的純文藝月刊，高格的文學雜誌，復版四年來備受各界人士歡迎，並得卅六年全國優良雜誌獎助。過去所刊於各期的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文藝理論等稿，不獨時光之流所淹滅，故一三三四各集合訂本裝訂出版後，極得讀者所珍愛，早已全部銷清；中間會加發行時零集，冬春集，夏秋集，從盛夏

到深秋，及迎春集等，均先後在本市售罄。現在本刊第七卷即將出滿，爲使遠近讀者有機會購買珍存起見，特發起第五集合訂本預約，本集係從卅七期至四十二期合成一巨冊，凡四百餘頁，約八十餘萬言，特價每冊伍拾萬元（港幣伍元，美金一元五角）普通郵費不加，掛號加收三萬元，裝訂不足百冊，預約從速！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啟

廣州(22)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中國， 饑餓！

爾心

一

饑餓的年代！

饑餓的土地！

饑餓的叫喊！

饑餓流遍了中國；

流遍了城市，鄉村，山麓，曠野，

人民狂呼着饑餓！饑餓……

人民不能用饑餓來欺騙，

嗚吧！

無處不是血塗的事實，

誰也掩不住這腥醜。

爲甚麼，

父親會親辦了孩子？

爲甚麼，

丈夫會砍殺了老婆？

爲甚麼，

父親和丈夫又跳進江河自盡？

爲甚麼，

牆角旁餓斃了一堆堆窮人？

講吧！

這些都是爲甚麼？

是沒有延續生命的糧食，

是饑餓啊！饑餓！……

說，怪誰？

人民全沒有過錯；

幾千年禮教的繩索，

拴得人民一向馴良。

難道是天造的災禍？

這饑餓，

確又是人種的惡果；

但不是你們——人民，

是那些——他們。

二

饑餓，

從不像今天這般瘋狂，

從不像今天生命給威嚇得顛倒

從不像今天，

像今天大模大樣，

酷判了成千萬生靈的死刑。

饑餓，

血絲織成的兩個大字，

骨肉砌起來的兩個大字，

兩個大字，

饑餓，

緊緊地壓扼住人民。

人民，

問：

憑什麼，

同是黃帝的子孫，

他們就不挨饑餓？

同是經過八年的苦辛，

在八年民族解放的戰爭裡，

你們更挺身走在前頭。

法西斯想剝削我們的生存，

帝國主義想牢鎖我們的自由，

這些，爲了這些

我們才開始戰鬥，

今天，

是怎樣

生存，自由？……

三

記起了，

羣雄分爭的羅馬；

揉碎了大好的山河。

記起了，

垂死的資本主義分割下的波蘭。

記起了，

印度，阿比西尼亞，匈牙利……

記起了，

所有全世界被屠宰的民族。

可是；

更記起，

西班牙的解放；

人民反抗的浪潮，

衝擊着法西斯強盜的卑污。

更記起，

俄羅斯光榮的「十月」；

「十月」的烈火，

燒燬了封建的君王；

「十月」的烈火，

焚夷了平民貴族間的屏障。

更記起，

法蘭西震撼的大革命；

羣衆憤怒的高呼；

「要祖國不亡

路易不得不死」的口號。

更記起，

歷史上血淋淋的壯舉。

誰繪出這驚心動魄的畫面，

誰寫下這輝煌不朽的史詩，

人民，

永遠熱愛和平自由的人民。

中國，

也會激烈的動盪過；

「五四」到「七七」，

不正是反侵略的抗爭？

那時每一寸土地都在狂吼，

民族解放的戰火，

燃遍整個東亞，
觸爆了埋在歐羅巴的炸藥。

而今，法西斯老早潰敗了，
中國啊！

却重演了羅馬的搶劇；

開展了不斷的殺伐，

同胞飲着同胞的鮮血，

同胞戮穿了同胞的胸膛，

在中國你們這什麼英雄！

搶自己祖先的財產，

殺的又是誰的子孫？

釀成了這紛亂後的黑暗，

已破損的田園，再經不住

魔鬼們的摧殘，你們，

撒下饑餓的鐵網，

多狠！你們，

腐蝕了靈魂，良心……

中國，渾身未癒的瘡痕，

中國，終日給浸淫着，

模誠兒女怨痛的眼淚。

中國，稱爲天朝的祖國啊！

敗子正兇猛地掠奪你那寶座，

就爲了那寶座；

工廠重新開辦了，

機輪重新停滯了，

莊園重新荒蕪了，

人民重新流浪了，
歷史咬泣了……

就爲了那寶座，

饑餓瘋狂的撞來了，

玩木偶的乘機鑽進來了，

喬裝的法西斯來了，

變像的帝國主義來了。

都來了，

本來就欲噬的市場，農村，

又重重挨一下「經濟」的鞭子，

跌倒啦！

崩塌啦！

都來了，

那畫着「侵畧」的商品，

那標明「助戰」的軍火，

那要求「開通」甚麼的條約，

像一陣飛蝗，

振着貪婪的翅膀；

越過了遼闊太平洋的波濤，

寒冷的西伯利亞，

狹窄的海峽，

要吹乾你的血呀——中國，

要吸盡你的精髓呀——中國。

都來了，

饑餓才敢大胆的橫行，

恐怖饑餓的毒箭，

貫穿了無辜的生命，

饑餓擊起死亡的白旗，

圍繞住，

城市，鄉村，山麓，曠野飛奔……

來了，來了，

這一切，

是暴風雨前湧捲的陰雲，

有巨雷打天邊滾過；

是暴風雨的先驅。

掠奪寶座的惡魔，

還不會看清漫天的黑暗，

巨雷，

也不會震醒作統治的美夢。

五

中國踽踽在廿世紀的半途，

中國載負着沉重的

窮困，苦痛，

像一匹羸弱的老馬；

背着五千年文化的錦鞍，

讓饑餓騎着它蹣跚。

昨日你們剛喊過「自己人不打自

己人」，

把鎗口一致向外，

今朝却打了自己的嘴吧，

踏着弟兄屍體歡笑。

昨日你們漂亮的叫「獨立求存」，
今朝却統率着良民向人跪拜。

昨日海盜們還偷鷄攫狗，
今朝就明目張胆的搶了。

中國，饑餓！

多麼可笑，可恥！

可恥，可笑啊！

中國。

快收拾起狂妄的企圖

回轉來撲手吧！

命令匪徒們，滾，

那怕再饑，再餓，

祇要陰翳後露出光明的希冀。

不然；

人民，時代敏銳的神經；

將再度堅強站起來，

憤怒的咆哮，

爲了他們

觸覺到，捉摸到；

快接近萬劫不復的地獄，

陷入被人殘酷的奴役；

更結實的聯合一條陣綫，

掀起革命的大轟，

爭取自由！

平等！

溫飽！

快樂！……

愛情詩十五首

王直

(一)
又一個幻境呈現在眼前了，
啊！我真痛恨我自己的感情！
我坐著苦思，可怕的命運呀，
將到怎樣的地步？這春夢一場！

野心嗎？——哦，不是，我不能負着罪名，
我對她深心的敬愛，可不會貪求，
夜空中的星輝閃過她的影子，
虔誠的光榮便納入了我底心胸！

她底美艷啊，不應隨着年華衰退，
我的歌啊，將保存着這樣的青春；
我雖重新會回到渺茫之境，
但她沒有罪過，我祝她平安！

(二)
我的心充滿着恐懼和悲哀，
我思索着她會否因我而陷入愁苦，
靜靜的身影就在夢中出現，
一陣的腳步聲啊爲什麼那樣沉重？

我底愛對她是不是一種侮辱？
哦——不呀！這是多麼可怕的思考；
過去的空虛於我確是無限愁慘，
祇求詩人的感情對她保存着真實。

假如要詛咒，那應該是我！

在隱秘中流着淚我敬愛了她；
我的心祈禱上帝底佑護和原恕，
因爲這樣的愛被世人認爲是罪惡。

上帝啊！但求你給她生命的幸福，
把我殘餘的氣息填補上她美麗的青春；
在搖落了年華的葉子我可死去，
爲了她，我的魂魄可保存着深厚的友誼。

(三)
啊！聽我唱！我的愛人啊！
你底心永遠是這麼樣年青！
你從痛苦中燭照出來的愛的光芒，
使我底心在黑暗里感覺到了溫暖。

你的名字隨着宇宙不滅，
我的詩篇呀記載着你千載萬年；
生命雖在最後一天休息了，
心靈將會長久地像天上的兩顆星。

(四)
我的詩篇記載着你的心靈，
你的眼睛啊賦予了我底靈感；
愛人啊！你來！你的生命
比天上的一顆星兒更亮更光榮。

我們鄙視那世俗的悲哀的意見，
天使會飛來給我們歌唱愛情；
愛人啊！你來！無罪的心

比山間的泉水要更甜更澈更清。

(五)
我看見兩顆星光對我眨眼，
好像愛人的眼睛對我注念；
最甜蜜的心兒啊！
讓我虔誠地禱祝你晚安！

你是這般的溫愛，
我的生命因了你而獲得熱情；
我會對你說一句誓言啊，
我無論走到何方也似在你身邊。

(六)
今夜的天空沒有星啊，
你底眼睛比天上的星星更熱情；
今夜的天空沒有月亮，
你底心兒呀要比月亮更光明！

這個世界水不解我們，
但我們的愛却是充滿了至誠；
當命數的最後一天臨近，
在天國的花園中我們還是相親。

(七)
勇敢一點罷！你，我最親愛的人兒！
切勿用深心的哀痛和寶貴的淚珠
憫惜我們這次無可奈何的別離。
在這靜寂的深宵，一切已被安排！

啊，我底生命假如祇是一個幻夢，
或祇是一回創造者的戲謔和嘲弄，
那麼，我已對你負着重重大底過錯；
健在的瞬息，我應禱告你獲得安寧！

你底明慧和那天真的情愛，
將領帶你走向輝煌的希望的路途，
好像這夜裏的光星，照明着
那深谷間的旅人走上安全的大道。

如今，接受我這小詩底呈獻罷，
勇敢一點，勿用深心的哀痛和眼淚，
憫惜我們這無可奈何的別離。

永遠的呀，我記念着你底純樸的愛情！

(八)
煩悶地收拾着這殘舊的行囊，
唉！親愛的！

不久我就要告別這一個地方，
離開了這一所多可紀念的樓房。

我的雙手感到酸軟和顫顫，

唉！親愛的！

我實在內心興起了無任依依，
祇有一盞孤燈啊對着不言不語。

我們在這里消渡過甜蜜的時光，
唉！親愛的！

但願此地永遠是愛情的廳堂，
在我們的生命中不會把他遺忘。

(九)

我沒有向你說一聲甜蜜的再會，
就分離了；——呵！你美麗的心！
那一個時辰是多麼憂鬱和慘淡呀，
我和你祇是默默地作着凝視就相互走向西東。

這些日子——我生命底寂寞的變幻啊，
我讓孤獨和記念捕捉了我整個的心靈；
要呼喚嗎？——呀！這是多末艱難又遙遠呢？
流淚泣哭！但朋友們會笑話我這份痴情！

祇願上帝憫惜，理想的日子前來，
你溫暖的情愛可能興奮我工作的心腸；
我親愛呀！我向你祝福健康，
你也就祈禱我一樣平安而等待一天呀！

(十)

如今我像一隻船兒想念到海洋，
寒冷的風中我幻覺着融融的火光；
但是呀，親愛的！這兩種東西
都比不上我愛你的熱和愛你之深。

當我看見不見你的時候雖是寂寞，
但那希望會鑲定我底空虛的心；
我們的靈魂聯着一條看不見的線，
互相對着幻影說出鼓勵的語言。

接受我的祝福，親愛的人兒！
愛着的兩顆心將永遠這樣年青！
我們拿出勇氣與那痛苦告別，
我是你的呀！我的愛情，我的詩篇！

(十一)

在荆棘中我尋獲到一株美麗的蘭花，
我願把生命的光陰完全為你而工作；
姑娘啊！爲了誓言我是你的，
我得充滿至誠和水遠忍受這樣的苦痛！

雖然日子還是使我沉鬱與憂慮，
但愉快的鼓舞可從你心里射來；
一個奇異的夢想是不時閃現，
在靜寂的午夜呀我信賴要有溫暖的一天。

無論誰對這真切的情愛猜疑，
爲了你啊！我都沒有半點畏避！
長久地固定我底心胸——
他們的迫害與驕傲是世間最大的罪惡。

姑娘啊！我願把靈魂光輝你過往的黯淡，
你在詩人的面前是一個偉大聖潔的安琪！
年歲雖是隨着冬天消失而增長，
哦！春天或會帶來我們渴望自由底年青心靈！

(十二)

上帝啊！現在請允許我——你忠實的
信徒，

在這樣靜寂的時刻以一顆最痛苦又虔敬的
心，
在你神聖光芒照耀之下禱告——說着真誠
之語言，

我不流淚，我不能用牠裝飾我自己的悲憤

與海戰，

額頭的冰冷刺！我恐懼着那最難忍耐的「未來」！

牠將會使我絕望，假如我傾聽到一個不幸的回聲；

上帝啊！我的美麗的女神也在你的經典里服務過，

而且也是那樣的忠實，勇敢，化費她底熱情……

現在她竟爾遭遇不幸，——不是爲了別的，乃是爲了追尋高貴的德性和年歲的幸福與自由；

最悲傷的同伴把人間的名譽蔑視了——因爲順應塵俗會隨着大地的時間沉沉昏迷

啊！主宰！你是權能與命運之父，

你憎惡一切嫉妬，還有那不自振奮的隨波逐流；

你讚美所有創造，勇敢，和透過勇敢爭得的代價！

你從來高呼——也爲了我們最殘忍的損失哀痛；

我向你祈求，就以你一寸的榮光照耀她底危難罷！

理想與歡笑又將親近我底女神的心靈！

召喚吧！把那暗淡的煩擾使離去我親愛的左右，

你以明朗和溫暖，輕輕置在她底臉上，心中。

那是你的仁愛啊！感謝的呼聲長久地縈繞着

我偉大的上帝啊！就可憐我這忠實的禱告罷！

(十三)

親愛的！祇還有幾個鐘頭

我生命的冊部便添多了一個年歲的印記了！也祇還有短短的三個時辰，

我要感到老了——雖然我並不懼怕死亡。

我孤獨的靜坐，送走舊的……

但我也並不喜悅歡迎新的能帶來什麼；

我祇是這樣苦苦思索：啊！

我要感到老了——我可渴望你的愛情還深。

但是你呢？我親愛的！

你能和我也同樣的感想嗎？——唉！今夜！

我空虛又寂寞！三個時辰過了，

你底心（我幻想着）是不是也更渴望着我呢？

(十四)

我們就在這里唱一支歌罷，

你的心，你的鬍子——都在我夢里徘徊！

宇宙在日間祇叫我底知道遼闊，

你的影，你的頭髮——我可想念而不可見！

我們就在這寧靜里坐一刻兒罷，

因爲人聲一响你便離開——我啊就要煩惱！

再從空虛中凝視一個痛快時辰，

因爲天一亮甜蜜就要完了——你的眼睛也失明！

(十五)

因爲你是我的愛人！

所以我要幻想！我要歌唱！

像一隻雲雀飛上高高的天空，

像一株水仙花開放在春天里。

因爲你是我的愛人！

所以我要希望！我要祝福！

像一位聖徒虔敬地朗誦着詩篇，

像一隻孤帆在海中想念着陸地。

後記

親愛的讀者諸君！你們若讀完了我這些詩篇，我得誠懇地請求你們，不要揣測我——或幻想我——是一個多麼溫情而又幸福的人。到這一個年頭，我要被人叫作三十歲數的旅客了。但我唱出這些歌，僅祇是站立在幸福底邊緣，窺視着一線隱約的微光而已；此外沒有什麼，現實還是一塊硬鐵。

我不會否認，愛情詩——這確是一個美麗的名詞。自古以來，多少人就會經忠實又公正地記錄了一個心靈底跳動，熱血的波流，神秘性底溫暖；但這些些，都應該說是珍貴的情感服務。至於能不能夠開放出更美麗的花兒——結成甜甜蜜蜜的果子——那就措諸於天神的意志了。我也不敢強求，祇小心的使這一支筆，不會錯走了我底女神的道路！

約翰慕爾爵士的葬儀

英 窩爾夫
孫 用 譯

聽不到戰鼓，聽不到悲悼的戰歌，
我們帶了他的遺體向堡壘進行；
在我們葬着我們的英雄的墳上，
沒有兵士發出永別的鎗聲。

我們在深夜的黑暗中葬着他，
用我們的刺刀翻掘着泥土；
乘着朦朧欲吐的慘淡的月光，
乘着昏沉地點着了的燈火。

沒有無謂的棺材盛放他的遺體，
也沒有裝飲他的屍盒和壽衣；
他只穿着了他的軍人的外套，
正像戰士一樣躲下了休息。

我們讀着短短的幾句禱文，
我們也不說一個悲傷的字；
我們只凝視着那死去了的臉，
我們又痛苦地想着以後的日子。

當我們翻平他的寂寞的枕頭，
當我們挖掘他的狹窄的牀，
想着：敵人，異國人也許將他踐踏，
我們却已經遠遠在大海之上！

他們要隨便談論這過去的英靈，
要在他的死灰上將他非難——

他不會介意，假如他們讓他睡着，
在不列顛人放下他的墳中睡眠。

我們完成了一半這重大的工作，
時鐘已報道着休息的時辰；
我們聽到遠遠的，敵人的鎗砲
胡亂射擊着的，滯鈍的聲音。

我們慢慢地，憂愁地放下了他，
離了這他的血染的聲名的戰場；
我們不刻一行字，也不立一塊碑，
我們讓他一個人伴着他的榮光。

約翰·慕爾爵士是英國的將軍，他是蘇格蘭人，生於一七六一，陣亡於一八〇九。「半島戰爭」之初年，他在退往科隆那（西班牙地）後被殺。

卻爾斯·窩爾夫，愛爾蘭的詩人，一七九一至一八二三。他是牧師。他的最有名的詩就是這一首「約翰慕爾爵士的葬儀」。這詩原於一八一七年發表，並不署名。

關於本篇，「英詩金庫」的編者在後記中說：「在拿破崙攻陷瑪德里後，慕爾爵士在法大將納依和索爾特之前退往科隆那，於掩護他的軍隊登船之間被殺。他的墳墓亦納依將軍所建，碑上題着：「約翰·慕爾，英軍領袖，陣亡於一八〇九年。」

本刊下期要目預告

小說

暴風雨中的幽蘭(下)

莫明其妙的人

現成的筵席

一串血的故事

黑色的冬天

愛情收穫的季節

哲利

詩選

渴望

故鄉

潮外二章

祝福我所熱愛的土地

果園之歌

堆孖情二章

譯詩兩首

散文

罪果

笑

靈思札語

論著

由人生態度看詩的前途

定期六月一日出版

每冊國幣十五萬元

馮杏如

馬士衡

楊士衡

莫若英

蒲紫

楊青

文思譯

尊尼

歌力

良知

司馬雲帆

王直

郁芬

孫用譯

周寒

林朗

梁青藍

桃濁波

鐘聲

尊尼

不知是誰在似水的夜風中，投以鐘聲的石子，音波在窗外瀟瀟。望出去，外面是一片黑暗，只有對面的樓窗燈火數點。我放下了工作，自在的舒一舒疲倦的雙手。

每天的晚上，我能夠支配屬於自己的一點時間時，多半是看書或做一點零星事情。更多的時間，還是讀一些輕鬆的文藝書籍，讓自己的靈魂走向作者創造的世界裏去。經常在九點鐘左右，鏗鏘的鐘聲，它潛過了深沉的夜的靈魂，掠過了樹梢，掠過了屋頂，徘徊在黑暗的天空和黑暗的地面，也來到我的窗外徘徊。那種悠悠深沉令人愉快的聲音，雖沖破了黑暗的確軍，掠破了深遠沉澱的安靜，然而却絕不會妨害我看書或工作。它只輕輕的通過我底心靈，然後迅速的遁去，飄然地，像燕子掠過了澄靜的水面。但在我身心閒下來的時候，也會將我的思潮牽到無限遠。在澄涼的夜風中，它的聲音顯得那麼沉鬱而餘韻悠長。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不可理解的聲音！但是，我却對它起了莫名的好感，不管它給我情緒上的感覺是快樂，是悲哀。

我對於鐘聲，一向普遍的有着美好的感覺，無論是當它響在朝氣勃勃的拂曉，或迷茫的夜色中；當然不僅是指着對於自己所起的情緒上的美好。晨鐘、晚鐘、學校的鐘聲，教堂的

鐘聲，我都深刻的喜愛。可是它們給我的感覺却不一樣。我覺得，晨鐘是一種督促的力量，在其其中有一種使生命向上的啟示。而晚鐘聲是一種近於詩意的欣賞，但有時也會令人感到莊嚴肅穆甚或有些微悲壯。

它——所有的鐘聲——常常帶我回到過去，又已消失的生命過去，使我能重新感覺，重新演習。它拉着思緒的繩索，在往事的大道上狂奔。在宇宙一切一切的變動中，在我短促的生活經驗變動中，却有不變的東西存在，那就是這個永恆的鐘聲。鐘聲和我有着深刻親切的關係。這因為十多年來差不多每日都在鐘聲的支配下學習着，生活着。學校裡打鐘的聲音，聽來雖不無重複之感，然而它每一擊都佔了一個不可重複的時間，雖然它也消失在那個時間裡。但是它可再響，並且聲音毫無差別，而屬於人的生命的一切，却一去不返。人類是鐘聲的主宰，但所主宰的生命的悠長，却遠勝過主宰它發明它的人類。假如說它有一雙眼睛，突眼看着蔽它的人一個一個的死去，眼望着更換的一雙雙蔽它的手。在生存的世界，我一次一次的看見花開花落，經過了許多次的聚散離合，就以學校生活來說，學校生活已過了三個階段，換過至少三個共同學習的人羣，然而，鐘聲却從未令我感到生疏。它一遍一遍的帶走

我的時光，給我帶來的是知識和年華，而鐘聲却永遠是年青的。

每天的早上，我要迎着鮮健而燦然初起的太陽，一路上遙望着披滿霞光的樹梢，走過不算近的一段路程。有時也浴着迷濛的細雨或重霧。假如是在初夏，在青荷河邊草地上，更可以看到各色的花朵，它們似乎知道自己生命的短暫，而極力的使短暫生命的精采，所以，紫的，藍的，充滿了活力迎接著早上的太陽。那時，人們大半在安閒的享受或利用他們的早上。一切的聲音還不到喧囂的時候。靜謐的空氣中，瀟瀟的只是遙遠的，附近的，低迴的，高昂的不同旋律的鐘聲。聲音雖有時重疊連續，這些聲音我可斷定來自不同的方向，這些聲音之間的距離很悠長，一聲一聲像鋼琴叮叮的聲音，而餘韻又有些似六絃琴的琤琤。在寂靜的晨曦中，清越綜錯的音調，美麗得像着了色。朝霞與鐘聲配合成一副有聲有色的圖畫。這唯美至善的早上自然的和諧似是神靈們有意的賜與，而抑揚的鐘聲，或是對這和諧的，美的自然的詩歌的朗誦！

並且，當我走近紅樓時，當樓內的鐘聲讓我不自主的加緊了腳步的時候，在那一瞬間，我感到一路上聽到的此起彼合的鐘聲，那會給我以愉快的聲音；我想，有多少人在它悠美的聲音支配下，莊嚴的工作，莊嚴的學習，培植出多少智慧的花蕾，在它柔美的聲音的支配下，有多少隻手在勞動着，完成了多少有用的工作呵！像偉大的詩人一樣，在鐘聲的朗誦中有光有熱，有生活的真、善、美；充滿一種真實內在

的調和。有著感入向上的力量！它督促着國家的力量，聯繫着民族的和諧，它把自然內在的美與神聖，用清朗的聲音描繪出來，再沒有別的聲音比它偉大。至少我自己是這樣想的。的確，它感人的聲音，對於我太深刻了。它督促我一天一天的學到了現在。因此，對於鐘聲，除了愛它那爽朗清越的音調外，更對它嚴正的使命起了無限的敬意！並且更感謝那些職務卑微工作莊嚴打鐘人，因為沒有他們，這世界還是靜靜的。

聽！晚鐘的音波仍在我的窗外盤桓，我想，隨着鐘聲該是虔誠的祈禱——為求和平，為祝福，或為了求得上帝的饒恕！我想到那充滿了穆肅氣氛的教堂，想到了那些臉上佈滿了信誠的上帝的女兒們，雙手在胸前劃着十字，讚美的詩歌圍繞着嘹亮的鐘聲送到遙遠的天上，相信，這一瞬，他們的心情是何等的純正，何等光潔，雖然我並不是基督徒，也會自然而然的興起一種穆敬的情緒。並且，在鐘聲的蕩漾中似乎有了回響，它在人們靈魂的耳畔，像一切慰問者，溫柔地給以人們的希望。它好像在說：「你們渴望和平麼？你們祈求幸福麼？你們厭倦了貪爭，仇恨，還有那個永遠不結束的人吃人？你們有飢寒禍亂之苦麼？人們在我呼喚之後，常做如是的新求，我將要把你們的祈禱帶到天上的樂園，讓它們聽到的不只是你們讚歌的讚美詩，我要讓它們知道歌聲的背後還有無盡的苦難。有苦難就有希望。我要把你們的聲音傳到遙遠，傳到刀光劍影，血肉模糊，全無人性的戰場上，當他們的力量還沒有完全

失去，當他們還能歌唱，他們的生命還健壯的時候，讓嘶殺喊啞了喉嚨的他們，為你們底聲音感召而同聲歌唱，讓他們預備毀滅對方的雙手，緊緊的拉起來，讓一切都和諧，如你們的希望」。在熱望中，使人把它認為是代神說話的人，它給我們以安慰，隨着鐘聲，便有亮晶晶的希望的火花在黑暗中飛進。「你跟着你的星，決不會失掉那光榮的天國」。但丁。

但，有時也會使人覺得出鐘聲深沉的悲哀，一下一下，好像是上帝淨朗的淚滴的結晶，落在宇宙間碰出的聲音，是從內心奔瀉出的淚！他哭哀着我們這些墮落了的子孫，那些懵懵懂懂生活的人。哭哀着他的子女們在受着嚴酷無窮的苦難的磨折，哭哀着不相愛的人類！鐘聲是神祕的歌曲，是沉痛的呼號……它把我思潮的河的深處，撩起無數的浪花，而它却已消失在寒冷的空氣中，沉向水似的夜風深處，如水紋似的消失於天末了。

藍天及其他

藍天與原野

看那寬闊的，蔚藍的天空呵！
罪惡的細雨已經不下了，微風柔順地帶來涼意，秋的季节又來了。
走到秋天的，寬闊而蔚藍的天空底下去吧！

原野肅穆的，伸展到山的座下。多麼遙濶呀，絳紅的土地，靛青的樹林，金黃的稻波，像斷絕浮雲的天空，蔚藍的，從山背儘量開展出去的天空！
走過了城市污穢的街道，走出了喧囂的城市，吸着原野上清新的空氣，我一身的委屈和侮辱，醜惡和罪過，都被淨化為記憶了。我又

秋色

回到自由的原野裏來了。
看天空多麼蔚藍而寬闊呀！

誰能拒絕原野的召喚呢？
那喧騰着利慾與酒色的都市，那低壓在大厦下喘不過氣的屋簷，貧窮的狹小的街巷。那擁擠着叱罵和虛偽的市場，那進行着謀殺和欺詐的街道，那魔鬼縱笑的樂園。呀！醜惡，卑鄙，怎麼比得上這綠的樹，黃的稻，蔚藍得透明的天空！
盡情去和天的聖潔，原野的端莊，山丘的靈性融合吧，陰險的藏刀的笑，包着毒衣的毒藥，已不值得記憶的了。連憂鬱的氣氛，也將為勞動的聲音蓋沒了！
聽，那收穫的歡樂的歌唱！

刈稻客和禾弓

刈稻客已在朦朧的晨曦中，唱歌起來了。你好，原野中的英雄！春天，你們握着鋒利的鐮刀，斬去了漫漫的荊棘，放一把火！你們翻開了泥土黑色的花朵，就這樣播下了和着血汗的種子。

你們在深密的森林裏流汗，運用着斧斤，使伐木的丁丁的歌唱從深谷那邊傳來，多麼誘人呀！冬天，你們獵取的隊伍，躍進在枯落的葉子上，冰凍的雪地上，那一聲明朗的「碰」！宣告了生命無限的力，人類活動的能！我們多麼熱戀呀！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請過來，赤銅色的英雄呀！我們虔誠地，一同喝一杯濃茶，吸着土產的旱煙。假如能使你高興的話，就請你們講說一些，森林的奇幻的故事，那杜鵑爲什麼在早晨叫得那麼凄楚？那梟和貓頭鷹又叫得那麼的兇暴？

刈稻客呀！現在是我們的季節，到金色的海洋裏去吧！

我們的母親，土地不辜負我們。我們的力，獲得了報償，看那起伏的金色的波浪，那沉重地低着頭的稻穗，在蔚藍的天空下，等着我們，招呼我們了。

我們一樣拿着禾弓，走進金色的海洋裏吧！

刈稻客帶着你，去收穫那金色的報酬，禾弓呀，秋天的歡樂，是由你去開始的，從黎明到黃昏，田野裏唱着粗獷的勞動之歌！

禾弓呀！黎明的星星和月亮，是屬於你的，幽靜的田野中，你第一個迎着溫暖的日出，日光便吻着你，而閃耀出銀色的花朵。

勤奮的禾弓呀，你把一捆一捆的稻穗，遞給了擊稻者，你歌唱得多麼的響亮，我們的刈稻客笑得多麼的好看！

你行唱出勞動的意義，你唱出充滿希望的秧歌，一樣豐富的收穫之歌。鳥羣爲你的歌聲伴奏，而飛得更近來了。包着藍布條的刈稻聲，和唱出同一的旋律。我們的母親，土地，和我，和播種豆子的農婦，我們勞動的一家，一同合唱一曲吧。

然後，聽手推車在大路上滾動的聲音，山一樣堆積的穀粒，運回倉裏去。我們再來一次鄉村的聚會，不出來的宴請。

播豆婦

播豆婦，經過苦難的鞭撻，你也愛着這自由的原野，聖潔的天空，和放散着泥土與稻的香氣的田疇麼！

你們熱情的愛着孩子，現在輪着你們愛這田野了。撫摸孩子似的，你流着汗，把大豆的種子，放進稻根的泥縫裡。要想在這細小的豆粒裡，尋求綠色的夢和希望！

勞動原是最高的榮耀，讓我向成長得壯實的烏柏，向發香的稻穗，向沉默的黃牛，敬禮

吧！讓我分享一些勞動的喜悅！我們都是勞動人民的子孫，允諾我麼？加入你們的樂隊，高奏那人生底崇高的意義！

你們的心，像你們的衣服一樣的樸素；你們的做人，像你們的步伐一樣的真實。播豆婦呀！你們播下了黃金的豆子，便有黃金的豆子的收穫，叫那些城市中的女兒，叫那些嗚嗚高調的人們，怎麼不耻呀！

我讚頌：你們土地一樣堅韌的生活的心力，不死的意志！你們被土地磨練得結實的身體！你們藍天裡的太陽，一樣爽朗，美麗而健康的精神的笑！

然而，我的讚頌正是多餘的呢？因爲人們已迷惑在：那用洋人的腔調唱出的，沒有血肉的歌聲裏，那豬油般膩白的大腿裏，那塗了人血似的嘴唇裏了。

耕牛

漸漸枯黃了的野草中，耕牛，你龐大的身軀，探索着青春的色澤。你叫出了原始的聲音。

耕牛，你蠕動着龐大的身軀，持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壓倒了野草。你像愚蠢地思索着的哲學家。

但你昂起了頭，向着藍天，掀起一股狂熱的念頭：你毫不苟安的又夢着勞動的活潑吧！你是潛藏了偉大的創造力的動物！

現在，你回來了，從寬濶的原野上回來了

• 你跟着愉快的刈稻客，跟着愉快的搗豆婦，
回到這茅屋裏了，他們呢視着你，撫摸你的
光滑的發毛！他們接觸的一切，都是那麼崇高
，正直而善良的呀！

這一天，很早，山村的婦女，就從溪邊吸
了水來。一夜復原了疲倦的農夫，絕早又幫同
他年青的妻子燒火了。這是愉快的日子！

耕牛被牽出來了，一隻，兩隻，五六隻，
兩隻古銅色的犍角，都裝披上了紅布的小旗子
，在風中飄搖，多麼富於詩的風趣！耕牛呀，
我看到你精色的眼睛，閃着強烈的光彩。

孩子們來了，他們會常常爬上你的背，
揮動竹削的腰刀，美，要成英雄！

你的主人來了，原來這日子，他備下了粉
白的糯米糰子，薰着很香的油脂，送到你巨大
的口中，這融融洩洩的場面，怎麼不叫我感
動！

這一切

這一切，都在蔚藍而寬闊的天空下生長，
展開了無窮的活力。我還為煩憂的城市生活，
所顯露的可憐的靈魂，我被窒息的心，讓它看
這美好的活動裡，受一次洗禮，飽吸一餐自由
的空氣吧！

而且，向那聖潔的意向，高聲的歡呼：看
！那透明的海空的藍天！

一九四七、八、一五、浙江

編後話

編者

一個波濤，一個打擊；無數的波濤，
便成了強大的推進力！

就事論事，又來說說本刊吧！

本刊從去年二月起，便受到接二連三
，連七續八的金融浪潮的打擊，起初的確
是這偌大的威脅，偌大的打擊下，幾乎是
難以爲繼了，但是，受了一次打擊，便增
加一種抗拒的常識，受多一次教訓，便增
加一種寶貴的經驗。

這，不能不聯想到作者們的幫忙，讀
者羣的熱心援助。

但是，前途是無盡頭的，所以，熱望
幫忙與援助，也要一再繼續！

本社因爲人力財力都不夠，因此有
許多不滿人意的地方，惟望以最高的同情
心來同情本刊，以最大的原諒心來原諒我
們！

這一期，刊出的小說中，「暴風雨中
的幽蘭」差不多預告了半年以上，今天才
和讀者見面，原因是節減了篇幅，兩萬字
以上的稿子，每每捧着躊躇，相反的，短
篇而未預告的却儘先刊了出來，不是某位
作者先生與編者有特別交情，在「情」字
上面應酬，在「面」字上打交道。說到這
裡，編者特別聲明，本刊每期擬多刊短篇

小說，希望作者們，能體此微意，多投八
千字以內的小說！

再比如，就有是一些散文或詩篇，都
是預告了很久很久的時間，因爲詩和散文
的地位都列在後面，有好幾篇稿子，發下
在印刷所字房去了，爲了臨時有時間性的
詩文，中間押進去，所以，又在已定的篇
幅裏擠了出來；當然也有初閱還覺可用，
再三閱讀便發覺有某種問題而抽出，但，
這畢竟是少數。

接到讀者過譽的信固多，而建議和指
示的亦很不少，本刊爲使更合廣大讀者的
要求，有許多雖未公布，都在暗中批判地
接受後或興或革了，今後，我期望讀者們
，如有意見都寫給我們，因爲本刊不是想
保守自滿，而是一期期在尋求內容、形式
各方面的進步的。

請恕我，爲了限於篇幅，沒有介紹本
期刊登的重要文章的內容，而小說如：叙
舊、父親的信、度週末、凌辱，詩如孫用
先生的譯詩及愛情詩十五首，散文如鐘聲
、藍天及其他，筆等是極值得一讀，而編
者敢向讀者負責推荐的。

四、卅深夜夏令鐘二時

報日東廣

◆◆◆◆◆
 本報係由
 「中山」「廣州」
 「嶺南」「和平」
 等報合併組成
 本年三月廿九
 日經先刊行四
 報聯合版五月
 一日正式改爲
 「廣東日報」
 ◆◆◆◆◆

集四力量 報業權威

是純正而翔實的精華
 是華南文化的一界
 是精神食糧
 是純正而翔實的精華
 是華南文化的一界
 是精神食糧

銷路最廣 遍及中外
 廣告宏力 歡迎定閱

每月報費九元 郵費另計
 社址：廣州光復中路四十八號
 電話：一六一六
 經理部：一六一六
 營業部：一六一六
 編輯部：一六一六
 印刷部：一六一六

詩建設叢刊

- 第一輯：被放逐的人們 五〇〇元
 - 第二輯：紀念碑的設計 五〇〇元
 - 第三輯：長春的祝禱 五〇〇元
- 預訂四輯實收式拾萬元

本刊重要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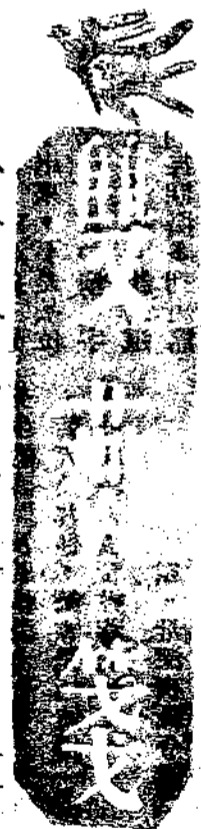
(一)本刊出版三年來，荷蒙各大都市書店惠顧，鼎力協助推銷，用能風行內外，普及遐邇，愛助之情，至爲欣感。惟以邇來物價變動甚劇，致使本刊持續維艱，嗣後凡各地書店批銷，一律採用現金，依每期定價七折優待，如信用素手之舊戶，先行發貨，八折計算，亦須於二十日內將全數刊費擱下，以便繼續發書。事非得已，至希鑒諒爲荷！

(二)本社以積存郵票過多，恐一年之內亦難用罄。故凡各書店定戶，暫勿再寄郵票。(零星小數在外)如在拾萬元以上之數，一律九折計算。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〇號
 廣東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文壇連載百萬讀者熱戀的長篇小說



香港出版國內預約 每冊預約港幣伍元

自讀過十餘年來，凡是關心南國文壇的人，沒有不知道盧森先生的大名，可是無數讀者更信不疑地稱頌他爲「文壇的巨擘」。他的長篇小說「心靈的奧秘」，自出版以來，深受讀者喜愛，銷路極廣。這是一部描寫社會現實，揭露黑暗，反映民衆疾苦，具有極高藝術價值的長篇小說。作者以敏銳的觀察力，深刻的筆觸，生動的形象，將社會的醜態，民衆的悲劇，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讀後令人深思，感觸良多。現已出版數冊，預約即將截止。預約處：香港干諾道中九二號海外書局。

文海出版社謹啟

廣州(22)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心靈的奧秘

原名「朝暎」再版出書預約

本書於去年夏間出版以來，風行內外，因印數僅有四千，預約已去大半，故不敷月即行全部銷清。及後各地書店、同業、讀者紛紛來函採購，均付闕如。本社早欲再版，一再刊登預告，因物價迭起，紙價印工一再狂昇，雖有紙型，仍感再版困難。每勞各方函件垂詢，徒勞往返，歉仄之餘，並深引疚。刻下經已在裝釘，日即可出書，該集原名「朝暎」以不易記憶，特改今名。定價每冊暫定國幣貳拾萬元，直接購買八折優待，現金批發七折。忍痛犧牲，優待愛讀盧森先生著作之讀者，並願各方對本社關懷的文友。

文海出版社公陶謹啟

廣州(廿二)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本明每冊另售 國幣壹拾貳萬元

南京圖書館藏